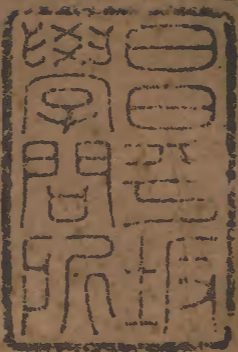


史記

卅七之九

世



			五	漢
			〇	書
			〇	門
三	四	〇		
七	一	七		
冊	架	函	號	類

庫	文	閣	內	
三			五	漢
九			〇	書
函			〇	
	三		七	
	二			
三	冊	號	類	
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007
冊數	32 (16)
函號	279 12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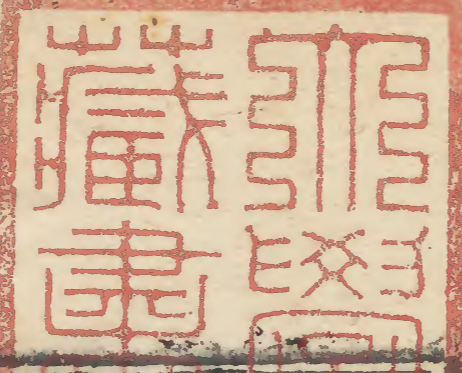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衛康叔世家第七

史記三十七

衛康叔名封。周武王同母少弟也。素隱曰康畿內國名宋忠曰康叔從康徙

封衛衛即殷墟定昌之地畿內之康不知所在也其次尚有冉季冉季最少武

王克殷紂復以殷餘民封紂子武庚祿父比諸侯以

奉其先祀勿絕為武庚未集。素隱曰集和也恐其有賊心武王

乃令其弟管叔蔡叔傅相武庚祿父以和其民武王既

崩成王少周公旦代成王治常國管叔蔡叔疑周公乃

與武庚祿父作亂欲攻成周。索隱曰成周洛陽其時周公相成王營洛邑猶居西

周鎬京管蔡欲搆難先攻成周於是周公東居洛邑伐管蔡周公旦以成王命興師

伐殷殺武庚。祿父管叔放蔡叔，以武庚殷餘民封康叔。

為衛君。居河淇間，故商墟。索隱曰：宋忠云：今定昌也。周公旦懼康叔

齒少，乃申告康叔曰：必求殷之賢人君子長者，問其先

殷所以興，所以亡，而務愛民，告以紂所以亡者，以淫於

酒。酒之失，婦人是用，故紂之亂自此始。為梓材。正義曰：若梓人

為材，君子觀為法則也。梓，匠人也。示君子可法則，故謂之康誥。酒誥。梓

材，以命之。康叔之國，既以此命，能和集其民，民大說，成

王長用事，舉康叔為周司寇，賜衛寶祭器，以章有德。左傳

曰：分康叔以大路大旂少帛，精筏旃旌，大呂賈達曰：大路，金路也。少帛，雜帛也。精筏，大赤也。通帛為旃，析羽為

旌，大呂，鍾名。鄭衆曰：精筏，旃名也。康叔卒，子康伯代立。索隱曰：系本康伯名鬲，宋忠曰：即三孫年也。事周康王為大夫。按左傳所稱王孫年父是也。年，鬲聲相近，故不同耳。譙，周古史考無康伯而云子年伯立，蓋以不宣父子侯謚康，故因其名云年伯也。康伯卒，子考伯立。考伯卒，

子嗣伯立。嗣伯卒，子康伯立。史記音義曰：音捷。索隱曰：系本作鞏伯。康伯

卒，子靖伯立。靖伯卒，子貞伯立。索隱曰：系本作箕伯。貞伯卒，子頃

侯立。頃侯厚賂周夷王，夷王命衛為侯。索隱曰：康誥稱命，亦侯下東土。

又云：孟侯，朕其弟，小子封。則康叔初封已為侯也。比子康伯，即稱伯者，謂方伯之伯耳。非至于即降爵為伯也。故孔安國曰：孟長也。五侯之長，謂方伯。方伯州牧也。故五代孫祖恒為方伯耳。至頃侯，德衰不監諸侯，乃從本爵而稱侯，非是。至子而稱爵，頃侯立十二年卒。子釐侯

及頃侯，各夷王而稱侯也。

頃侯立十二年卒。子釐侯

及頃侯，各夷王而稱侯也。

頃侯立十二年卒。子釐侯

及頃侯，各夷王而稱侯也。

武公之德
稱其德其
沒也謂之
而史記乃
有之說何
其未類也
慎曰太史
公作史自
世是

立。釐侯十三年，周厲王出奔于彘，共和行政焉。二十八年，周宣王立。四十二年，釐侯卒，太子共伯餘立為君。共伯弟和有寵於釐侯，多予之賂，和以其賂賂士，以襲攻共伯於墓上。共伯入釐侯羨自殺。索隱曰羨音延延墓道又音以戰反恭伯名餘，衛人因葬之釐侯旁，謚曰共伯而立和為衛侯，是為武公。索隱曰和煞恭伯代立此說蓋非也按季札美康叔武公之德又國語稱武公年九十五矣猶箴誠於國恭恪于朝，作抑自微，至於沒身，謂之獻聖。又詩著衛世子恭伯早卒，不云被殺，若武公殺兄而代立，豈可以為訓而形之于國史乎？武公即位，脩康叔之政，蓋太史公採雜說而為此記耳。武公將兵往佐周百姓，和集。四十二年，大戎殺周幽王，武公將兵往佐周

平戎，甚有功。周平王命武公為公。五十五年，卒。子莊公。楊立，莊公五年，取齊女為夫人，好而無子。又取陳女為

夫人，生子蚤，死。陳女女弟亦幸於莊公，而生子完。索隱曰完

弟戴，偽也。子完為州吁所殺。完母死，莊公令夫人齊女戴嬌歸陳，許燕燕于飛，是也。子之立為太子。索隱曰子之謂養之為子也齊女即莊姜也。詩碩人篇閱之是也。莊公

有寵妾，生子州吁。十八年，州吁長，好兵。莊公使將，石碏諫莊公。賈逵曰石曰：庶子好兵，使將，亂自此起。不聽。二

十三年，莊公卒，太子完立，是為桓公。桓公二年，弟州吁驕奢，桓公絀之。州吁出奔。十二年，鄭伯弟段攻其兄，不

勝亡。而州吁求與之友。十六年。州吁收聚衛亡人。以襲

殺桓公。州吁自立為衛君。為鄭伯弟段欲伐鄭。請宋陳

蔡與俱。三國皆許。州吁新立。好兵。弑桓公。衛人皆

不愛。石碏乃因桓公母家於陳。佯為善。州吁至鄭郊。石

碏與陳侯共謀。使右宰醜進食。因殺州吁于濮。服虔曰。右宰醜

衛大夫濮陳地。索隱曰。賈逵云。濮陳地。按濮水有受

河。又受沐。沐亦受河東北。至離。孤分為二。俱東北。至鉅

野。入濟。則濮在曹衛之間。賈言陳地非也。若據

地理志。陳留封丘縣濮水受。亦當言陳留水也。而迎桓

公弟晉於邢而立之。賈逵曰。邢周公是為宣公。宣公七

年。魯弑其君隱公。九年。宋督弑其君殤公。及孔父。十年。

晉曲沃莊伯弑其君哀侯。十八年。初。宣公愛夫人夷姜。

夷姜生子伋。以為太子。而令右公子傅之。右公子為太

子。取齊女未入室。而宣公見所欲為太子婦者好。說而

自取之。更為太子。取他女。宣公得齊女。生子壽。子朔。令

左公子傅之。杜預曰。左右媵太子伋母死。宣公正夫人

與朔共讒惡太子伋。宣公自以其奪太子妻也。心惡太

子。欲廢之。及聞其惡。大怒。乃使太子伋於齊。而令盜遮

界上殺之。正義曰。左傳云。衛宣公使太子伋之齊。與太

使盜待諸莘。將殺之。杜預曰。莘衛地。子白旄。而告界盜。見持白旄者。殺之。且行。子朔之兄壽。

史記卷之第三十七
世家
四
太子異母弟也。知朔之惡太子而君欲殺之，乃謂太子曰：「界盜見太子白旄，即殺太子。」太子可毋行。太子曰：「逆父命求生，不可。」遂行。壽見太子不止，乃盜其白旄而先馳至界。界盜見其驗，即殺之。壽已死，而太子伋又至，謂盜曰：「所當殺乃我也。」盜并殺太子伋，以報宣公。宣公乃以子朔為太子。十九年，宣公卒，太子朔立，是為惠公。左右公子不平朔之立也。惠公四年，左右公子怨惠公之讒殺前太子伋而代立，乃作亂攻惠公，立太子伋之弟黔牟為君。惠公奔齊。衛君黔牟立八年，齊襄公率諸侯

奉王命共伐衛，納惠公，誅左右公子。衛君黔牟奔于周。惠公復立。惠公立三年，出亡。亡八年，復入，與前通年。凡十三年矣。二十五年，惠公怨周之容舍黔牟，與燕伐周。周惠王奔溫，衛燕立惠王弟頹為王。二十九年，鄭復納惠王。三十一年，惠公卒，子懿公赤立。懿公即位，好鶴。義正。曰：括地志云，故鶴城在滑州匡城縣西南十五里。左傳云，衛懿公好鶴，有乘軒者，狄伐衛，公欲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俗傳懿公養鶴於此城，因名也。淫樂奢侈。九年，翟伐衛。衛懿公欲發兵，兵或畔。大臣言曰：「君好鶴，鶴可令擊翟。」翟於是遂入，殺懿公。懿公之立也，百姓大臣皆不服。自

史記卷之第三十七
世家
四
五
是佐

懿公父惠公朔之讒殺太子伋代立。至於懿公常欲敗之卒滅惠公之後而更立黔牟之弟昭伯頑之子申為君。是為戴公。戴公申元年卒。齊桓公以衛數亂乃率諸侯伐翟為衛築楚丘。正義曰活地志云城武縣有楚丘亭立戴公弟燬為衛君。賈誼書曰衛侯朝於周周行人問其名答曰衛侯得用衛侯更其名曰燬然是為文公。文公以亂故奔齊。齊人入之初翟殺懿公也。衛人憐之思復立宣公前死太子伋之後伋子文死而代伋死者子壽又無子太子伋同母弟二人其一曰黔牟。黔牟嘗代惠公為君八年。

復去其二曰昭伯。昭伯黔牟皆已前死故立昭伯子申

為戴公。戴公卒復立其弟燬為文公。文公初立輕賦平

罪。索隱曰輕賦稅平斷刑也平或作卒卒謂士卒也罪卒連下讀蓋亦一家之義耳身自勞與

百姓同苦以收衛民。十六年晉公子重耳過無禮十七

年齊桓公卒。二十五年文公卒。子成公鄭立。成公三年

晉欲假道於衛救宋。成公不許。晉更從南河度。服虔曰南之東南流河也杜預救宋徵師於衛。衛大夫欲許。成

公不肯。大夫元咺攻成公。成公出奔。索隱曰奔楚。正義曰咺况遠反

晉文公重耳伐衛分其地予宋討前過無禮及不救宋

史記卷之三十一 齊世家

患也。衛成公遂出奔陳。索隱曰左傳衛侯聞楚師二歲

如周求入與晉文公會。晉使人鳩衛成公。成公私於周

主鳩令薄得不死。索隱曰按私已而周為請晉文公卒

入之衛而誅元咺。衛君瑕出奔。索隱曰是元咺所立者

十年。經云衛殺其大夫元。七年。晉文公卒。十二年。成公

朝晉襄公。十四年。秦穆公卒。二十六年。齊郕歃弒其君

懿公。索隱曰郕歃與左氏同而齊系家作郕戎者蓋三

十五年。成公卒。世本曰成公奔濮陽宋子穆公遯立。正義

日遯。穆公二年。楚莊王伐陳。殺夏徵舒。三年。楚莊王圍

鄭。鄭降。復釋之。十一年。孫良夫救魯伐齊。復得侵地。

公卒。子定公臧立。定公十二年。卒。子獻公衎立。獻公十

三年。公令師曹教宮妾鼓琴。賈逵曰師曹樂人妾不善。曹答之。

妾以幸。惡曹於公。公亦答曹三百。十八年。獻公戒孫文

子甯惠子食。皆往。曰。肝不忍。服虔曰孫文子林父也甯

共晏食。皆服朝。而去射鴻於囿。二子從之。服虔曰從

不釋射服。與之言。左傳曰不二子怒。如宿。服虔曰孫文

隱曰左傳作孫文子子。數侍公飲。左傳曰文子使師曹

歌巧言之卒章。杜預曰巧言詩小雅也其卒章曰彼何

欲以警文子居河上而為亂師曹又怒公之嘗答三百乃歌之欲以

怒孫文子報衛獻公文子語遽伯玉伯玉曰臣不知也

賈逵曰伯玉衛大夫遂攻出獻公獻公奔齊齊置衛獻公於聚邑

孫文子甯惠子共立定公弟秋為衛君是為殤公徐廣曰班

氏云獻公弟焱殤公秋立封孫文子林父於宿十二年甯喜與

孫林父爭寵相惡殤公使甯喜攻孫林父林父奔晉復

求入故衛獻公獻公在齊齊景公聞之與衛獻公如晉

求入晉為伐衛誘與盟衛殤公會晉平公平公執殤公

與甯喜而復入衛獻公獻公亡在外十二年而入獻公

後元年誅甯喜二年吳延陵季子使過衛見遽伯玉史

鮑曰衛多君子其國無故過宿孫林父為擊磬曰不樂

音大悲使衛亂乃此矣是年獻公卒子襄公惡立襄公

六年楚靈王會諸侯襄公稱病不往九年襄公卒初襄

公有賤妾幸之有身夢有人謂曰我康叔也令若子必

有衛名而子曰元妾怪之問孔成子服虔曰衛成子曰

康叔者衛祖也及生子男也以告襄公襄公曰天所置

也名之曰元襄公夫人無子於是乃立元為嗣是為靈

公靈公五年朝晉昭公六年楚公子弃疾弑靈王自立

公靈公五年朝晉昭公六年楚公子弃疾弑靈王自立

為平王十一年。火。三十八年。孔子來。祿之如魯。後有隙。

孔子去。後復來。三十九年。太子蒯瞶與靈公夫人南子

有惡。賈逵曰。南子宋女。欲殺南子。蒯瞶與其徒戲陽遯。謀朝使

殺夫人。賈逵曰。戲陽。太子家。戲陽後悔。不果。蒯瞶數

目之。夫人覺之。懼。呼曰。正義曰。呼。太子欲殺我。靈公怒。

太子蒯瞶奔宋。已而之晉。趙氏四十二年春。靈公游于

郊。令子郚僕。賈逵曰。郚。靈公少子也。字子南。靈公怨太

子出。蒯瞶謂郚曰。我將立若為後。郚對曰。郚不足以辱社

稷。君更圖之。服虔曰。郚自謂已無德。夏。靈公卒。夫人命

子郚為太子。曰。此靈公命也。郚曰。亡人太子蒯瞶之子

輒在也。不敢當。於是衛乃以輒為君。是為出公。六月乙

酉。趙簡子欲入蒯瞶。乃令陽虎詐命衛十餘人。衰經歸。

服虔曰。衰經為若。簡子送蒯瞶。衛人聞之。發兵擊蒯瞶。

蒯瞶不得入。入宿。而保。衛人亦罷兵。出公輒四年。齊田

乞弒其君孺子。八年。齊鮑子弒其君悼公。孔子自陳入

衛。九年。孔文子問兵於仲尼。仲尼不對。其後魯迎仲尼。

仲尼反魯。十二年。初。孔圉文子取太子蒯瞶之姊。生慳。

孔氏之豎。渾良夫美好。孔文子卒。良夫通於慳母。太子

文林

靈公何為
不立也
於君何
非君之賢
敢望也
然仲尼論
衛政而先
正名君
以為其何
稱也

在宿。悝毋使良夫。太子與良夫言曰：苟能入我

國，報子以乘軒。免子三死，毋所與。杜預曰：軒，大夫車也。三死，死罪三。

之盟。許以悝毋為妻。閔月，良夫與太子入舍。孔氏之外

圃昏。二人蒙衣而乘。服虔曰：二人謂良夫太子蒙衣為婦人之服，以巾蒙其頭而共乘也。

宦者羅御如孔氏。孔氏之老，樂窳問之。服虔曰：家臣稱

稱姻妾以告。賈逵曰：婚也。遂入適伯姬氏。服虔曰：入孔氏家適伯姬所居

既食，悝毋杖戈而先。服虔曰：先至孔悝所。太子與五人介，與假從

之。賈逵曰：介被甲也。假，假借也。伯姬劫悝於廁，彊盟之。遂劫以

祭臺。服虔曰：於臺上召衛羣臣。樂窳將飲酒，炙未熟，聞亂，使告仲

由。服虔曰：李路為孔氏邑宰，故告之。召護駕乘車。服虔曰：召護駕，不駕兵車也。

言無距，行爵食炙。服虔曰：樂窳使召季路乃行爵食炙。奉出公輒，犇魚

曰：召護仲由將入，遇子羔將出。賈逵曰：子羔，衛大夫高柴，孔子弟子也。將出，犇

曰：門已閉矣。子路曰：吾姑至矣。杜預曰：且欲至門。子羔曰：不及

莫踐其難。鄭衆曰：是時，轍已出，不及事，不當踐其難。子路

曰：食焉，不辟其難。服虔曰：言食悝之祿，欲救子羔遂出。

子路入及門，公孫敢闔門曰：毋入為也。服虔曰：公孫敢

出無為。子路曰：是公孫也。求利而逃其難，由不然。利其

復人，祿必救其患。有使者出。子路乃得入。曰：太子焉用孔悝。

雖殺之必或繼之王肅曰必有繼續其後攻太子且曰太子無勇若燔

臺必舍孔叔太子聞之懼下石乞孟釐敵下路服虔曰子蒯

曠之臣敵當也正義曰燔音煩舍音捨釐音乙滅反以戈擊之割纓子路曰君

子死冠不免服虔曰不使冠在地結纓而死正義曰纓冠後也孔子聞衛

亂曰嗟乎柴也其來乎由也其死矣孔惺竟立太子蒯

瞞是為莊公莊公蒯瞞者出公父也居外怨大夫莫迎

立元年即位欲盡誅大臣曰寡人居外久矣子亦嘗聞

之乎群臣欲作亂乃止二年魯孔丘卒三年莊公上城

見戎州索隱曰左傳云戎州人攻之是也隱二年公會戎于潛杜預云陳留濟陽縣東南有戎城濟陽

與衛近故莊公登臺而望見戎州又七年曰戎虜何為云戎伐凡伯于楚丘是我與衛相近也

是戎州病之十月戎州告趙簡子簡子圍衛十一月莊

公出奔索隱曰左傳莊公出奔齊趙氏納之立而晉復入般師出奔初公登城見戎州已氏之妻髮美髡之

以為天人鬢又欲剪戎州兼逐石圃故石圃攻莊公莊

公懼踰北牆折股入已氏已氏殺之今系家不言莊公

復入及死已氏直云出奔亦其疎也又左傳云衛復立

般師齊伐衛立公子起執般師明年衛石圃逐其衛人

君起起奔齊出公輒復歸是左氏詳而系家畧也衛人

立公子斑師為衛君左傳曰斑師齊伐衛虜斑師更立

公子起為衛君服虔曰起靈公子衛君起元年衛石曼專逐其

君起索隱曰左傳作石圃此專音圃穀梁起奔齊衛出

公輒自齊復歸立。初出公立十二年亡。亡在外四年復入。出公後元年。賞從亡者。立二十一年卒。索隱曰按出

年亡在外四年復入九年卒是立二十一年自即位至卒凡經一十五年而卒于越出公季父黔攻出公子而自立。是為悼公。悼公五年卒。索隱曰紀年

越系本名虔子敬公弗立。世平云敬公費也敬公十九年卒。子招公

糾立。索隱曰系本云敬公生禘公非也是時三晉彊。衛如小侯屬之。止

日屬趙也昭公六年。公子亶正義曰音尾弑之。代立。是為懷公。懷公十一年。公子頹絃懷公而代立。是為慎公。慎公父公

十適。索隱曰音的系本適作虔虔悼公也適父敬公也。慎公四十二年卒。

子聲公訓立。索隱曰訓亦作馴同聲公十一年卒。子

成侯遨立。索隱曰音速系本作不逝按上穆公已名遨不可成侯更名則系本是也成侯十

一年。公孫鞅入秦。索隱曰秦本紀云鞅入秦又按年表成侯與秦孝公同年然則

十一年當為元年字誤耳十六年。衛更貶號曰侯。二十九年。成侯卒。子平侯立。平侯八年卒。子嗣君立。索隱曰樂資據紀年以嗣君即孝襄侯

嗣君五年。更貶號曰君。獨有濮陽。四十二年卒。子懷君立。懷君三十一年。朝魏。魏囚殺懷君。魏更立嗣君弟。是為元君。元君為魏壻。故魏立之。徐廣曰班氏云元君若者懷君之弟元君十四年。秦拔魏東地。秦初置東郡。更徙衛野王縣。而并

漢陽為東郡。索隱曰魏都人漢漢陽黎陽並是魏之東地故立郡名東郡也。二十五年。

元君卒。子君角立。年表云元君十一年秦置東郡十二年徙野王二十一年卒。索隱曰年

表與此不同。君角九年秦并天下立為始皇帝。二十一

年二世廢君角為庶人衛絕祀。

太史公曰余讀世家言至於宣公之太子以婦見誅弟

壽爭死以相讓此與晉太子申生不救明驪姬之過同

俱惡傷父之志然卒死亡何其悲也。或父子相殺兄弟

相滅亦獨何哉。

索隱述贊曰

司寇受封	梓材有作	成錫厥器
夷加其爵	暨武能修	從文始約
詩美歸燕	傳殍石碣	皮冠射鴻
乘軒使鵠	宣縱淫嬖	釁生伋朔
崩贖得罪	出公行惡	衛祚日衰
失於君角		

衛康叔世家第七終

史記二十七

宋微子世家第八

史記三十八

微子開者殷帝乙之首子而紂之庶兄也

孔安國曰微

爵也為紂卿士。索隱曰按尚書微子之命篇云命微子啓代殷後今此名開者避漢景帝諱也按尚書亦以

為殷王元子而是紂之兄呂氏春秋云生微子時紂既母猶為妾及為妃而生紂故微子為紂同母庶兄

紂既立不明淫亂於政微子數諫紂不聽及祖伊以周西伯

昌之脩德滅虜

徐廣曰虜音者○索隱曰者即黎也鄒誕云本黎音黎孔安國云黎在上黨東

北即今虜國懼禍至以告紂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乎

是何能為於是微子度紂終不可諫欲死之及去未能

自決乃問於太師少師

孔安國曰太師三公箕子也少師孤卿北干也曰殷不

有治政不治四方。孔安國曰言殷不有治政四方之事將必亡也。我祖遂陳於

上。馬融曰我祖湯也。孔安國曰言湯遂其功陳力於上也。紂沈湎於酒，婦人是用。

亂敗湯德於下。馬融曰下世也。殷既小大好草竊姦究。孔安國曰

草野盜竊又為卿士師師非度。馬融曰非但小人學為姦究於外內。

效為非，皆有罪辜，乃無維獲。鄭玄曰獲得也。羣臣皆有罪其爵祿又無常得之。

者言屢相攻奪，小民乃並與相為敵讎。今殷其典喪，若涉水無

津涯。徐廣曰一作涉水無舟航言危也。駟謂典國典也。索隱曰尚書典作論篆字變易其義亦殊喪音

息浪。殷遂喪越至于今。馬融曰越於也。於曰太師少師。是至矣於今到矣。

我其發出往。鄭玄曰發起也。紂禍敗如此我其起作出往也。索隱曰往尚書作往蓋亦今文尚

世言吾家保于喪。徐廣曰一云於是家保駟。今文無

告。王肅曰無意告我也。是微子求教誨也。予顛躋如之何其。馬融曰踏踏

於非義當如之何也。太師若曰：王子天篤，下留亡殷國。

鄭玄曰其詰助也。乃毋畏畏。

不用老長。孔安國曰上不畏天，畜卒不畏。今殷民乃陋

淫神祇之祀。徐廣曰一云今殷民侵神儀。又一云陋淫。隱曰尚書作攘竊劉氏云陋淫猶輕穢也。今誠得治國，國治身死不恨為死。

終不得治，不如去。遂亡箕子者，紂親戚也。馬融曰箕國名也。于爵也。

索隱曰司馬彪曰箕子名胥餘。馬融曰王肅以箕子為紂之諸父。服虔杜預以為紂之庶兄。杜預云梁國蒙縣有

史記卷之第... 世家... 五言

史記卷之第... 世家... 五言

史記卷之第... 世家... 五言

史記卷之第... 世家... 五言

箕子 紂始為象箸 索隱曰箸音待畧反按下文云為象箸必為玉柶柶箸事相近周禮六樽

有犧象箸壺泰山箸尊者箸地無足是也劉氏音直慮反則柶箸亦食用之物並通為器箕子歎曰

彼為象箸必為玉柶為柶則必思遠方珍怪之物而御

之矣與馬宮室之漸自此始不可振也紂為淫泆箕子

諫不聽人或曰可以去矣箕子曰為人臣諫不聽而去

是彰君之惡而自說於民吾不忍為也乃被髮佯狂而

為奴遂隱而鼓琴以自悲故傳之曰箕子操 風俗通義曰其道閉

塞憂愁而作者命其曲曰操操者言遇菑遭害困厄窮迫雖愁恨夫意猶守禮義不懼不憚樂道而不改其操

也王子比干者亦紂之親戚也見箕子諫不聽而為奴

則曰君有過而不以死爭則百姓何辜乃直言諫紂

怒曰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信有諸乎乃遂殺王子比

干剖視其心微子曰父子有骨肉而臣主以義屬故父

有過子三諫不聽則隨而號之人臣三諫不聽則其義

可以去矣於是太師少師乃勸微子去遂行 時比干已死而云少

師者似誤周武王伐紂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於軍門肉

袒面縛 索隱曰肉袒者袒而露肉也面袒者縛手於背而面向前也左牽羊右把茅

膝行而前以告於是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如故武王

封紂子武庚祿父以續殷祀使管叔蔡叔傅相之武王

武王曰於乎維天陰定下民相和其

居孔安國曰天不言而默定下民助合其居使有常生之資也我不知其常倫所序

定民之常道理次序問何由箕子對曰在昔鯀陞鴻水

汨陳其五行孔安國曰陞塞汨亂也失道是亂陳五行帝乃震怒不從鴻

範九等常倫所斁徐廣曰一作釋駟家鄭玄曰帝天也天以鯀如是乃震動其威怒不與天

道大法九類言五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鴻範

九等常倫所序孔安國曰天與禹洛出書也神龜負文而列於背有數至于九禹遂因而第

之以成九類初一日五行二曰五事三曰八政四曰五紀五

曰皇極六曰三德七曰稽疑八曰庶徵九曰嚮用五福

畏用六極馬融曰百天所以畏懼人用六極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

木四曰金五曰土鄭玄曰此數本諸陰陽所生之次也水曰潤下火曰炎

上孔安國曰言其自然之常性也木曰曲直孔安國曰揉使曲直也金曰從革

馬融曰金之性從人而可銷鑠土曰稼穡王肅曰種之曰穡稼歛之曰穡潤下作醜

孔安國曰炎上作苦孔安國曰曲直作酸木實之性從水而所生炎上作苦焦氣之味曲直作酸孔安國曰

革作辛孔安國曰稼穡作甘孔安國曰其味生於百金氣之味稼穡作甘孔安國曰其味生於百

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

從馬融曰發言當使可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馬融曰睿通也恭作肅

從作治馬融曰出令而從所以為治也明作智聰作謀孔安國曰所謀必成審也馬融

曰上聽則孔安國曰於事八政。一曰令。二曰貨。

三曰祀。四曰司空。馬融曰司空掌管城郭主空二以居民五曰司徒。孔安

王徒衆教。六曰司寇。馬融曰主誅寇害七曰賓。鄭玄曰掌諸侯朝觀之官八

曰師。鄭玄曰掌軍旅之官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

馬融曰星二十八宿辰日月之所會也鄭玄曰星五星也五曰歷數。孔安國曰歷數節氣之度以爲

歷數敬皇極。皇建其有極。孔安國曰大中謂行大疇之義歛

時五福。用敷錫其庶民。馬融曰當歛是五福之道用布與衆民維時。其庶

民于女極。馬融曰以其能歛是五福故錫女保極。鄭玄

賜女以守中之道。凡厥庶民毋有淫朋。人毋有比德。維皇作極。

孔安國曰民有善則無淫過朋黨之惡此周之德惟天下皆大爲中正也。凡厥庶民有猷有

爲有守。女則念之。不恊于極。不離于咎。皇則受之。孔安

凡民之行雖不合於中而不罹於咎惡者皆可進用大法受之。而安而色曰予所好德。

女則錫之福。孔安國曰女當安文顏色以謙下人時人

斯其維皇之極。孔安國曰不合于中之人女與之福毋

侮鰥寡而畏高明。馬融曰高明顯寵人之有能有爲使

羞其行而國其昌。王肅曰使進其行任凡厥正人既富

方敷。孔安國曰正直之人既當爵祿富之又當以善道接之女不能使有好于而

家。時人斯其嘉。孔安國曰不能使正人有好於國于其

母好女。雖錫之福。其作女用咎。鄭玄曰無好於女家之人雖賜之以爵祿其動

作為女用惡謂為天子結怨於民母偏母頗。遵王之義。孔安國曰偏不

脩先王正義以治民母有作好。遵王之道。母有作惡。遵王之路。母

偏母黨。王道蕩蕩。母黨母偏。王道平平。母反母側。王道

正直。會其有極。鄭玄曰謂君也當會聚歸其有極。鄭玄

臣也當就有中之君而事之曰。王極之敷言。馬融曰王者當盡極行之

是夷是訓。于帝其順。馬融曰是教訓天下於大為順也凡厥

庶民。極之敷言。是順是行。王肅曰民納言於上而以近

天子之光。王肅曰近猶益也順行曰。天子作民父母。以

為天下王。三德。一曰正直。鄭玄曰中平之人二曰剛克。三曰柔

克。鄭玄曰克能也剛而能柔柔而能剛寬猛相濟以成治功平康正直。孔安國曰世

治彊不友。剛克。孔安國曰友順也世彊內友柔克。孔安國曰

世和順以柔能治之也沈潛剛克。馬融曰沈陰也潛

索隱曰內當為燮燮和也高明柔克。馬融曰高明君維

辟作福。維辟作威。維辟王食。馬融曰辟君也不言王者

爵賞也作威專刑罰也王食脩珍美也臣無有作福。作威。王食。臣有作福。

作威。王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辟。民用潛

忒。孔安國曰在位不端平則下民僭差稽疑。擇建立卜筮人。孔安國曰龜

考正疑事當選擇知乃命卜筮曰雨曰濟曰涕尚書作

卜筮人而建立之隱曰涕音亦尚書作驛孔安國曰氣駱驛曰霧徐廣曰

音蒙蒙與霧亦通曰克曰貞曰悔凡七卜五占之用二

衍貳鄭玄曰卜五占之用謂雨濟圍霧克也二衍貳謂

卦之名凡七龜用五易用二審此道者乃立之也雨者

兆之體氣如雨然也濟者如雨止之雲氣在上者也圍

者色澤而光明也霧者氣不釋鬱冥也克者如覆氣

之色相犯也內卦曰貞貞正也外卦曰悔悔之言悔也

晦猶終也卦象立時人為卜筮鄭玄曰立是能分別兆

多變故言衍貳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女則有大疑謀及女心謀及卿

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女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

從是之謂大司而身其康彊而子孫其逢吉女則從龜

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女則逆庶

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女則逆卿士逆吉鄭玄曰此

三者皆從多故女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

為吉鄭玄曰此逆者多以故舉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

事於境內則吉境外則凶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

凶孔安國曰安以守常則吉動則凶鄭玄曰龜庶徵曰

雨曰陽曰奧曰寒曰風曰時孔安國曰雨以潤物陽以

風以動物五者各五者來備各以其序庶草繁庶孔安

以時所以為眾驗一極備凶一極亡凶孔安國曰

則眾草木繁庶滋豐也一極備凶一極亡凶孔安國曰

過甚則凶一者極無不至亦
謂其不時失叙之謂也 曰休徵孔安國曰叙美行之驗 曰肅

時雨若孔安國曰君行 曰治時暘若孔安國曰君政 曰

知時奧若孔安國曰君 曰謀時寒若孔安國曰君能

曰聖時風若孔安國曰君能通 曰咎徵孔安國曰叙 曰

狂常雨若孔安國曰君行 曰僭常暘若孔安國曰君

揚順 曰舒常奧若孔安國曰君行逸 曰急常寒若孔安

君行急則 曰霧常風若孔安國曰君行霧 王耆維歲融

如歲兼四時也 御士維月孔安國曰卿士各有 師尹

王日孔安國曰象正官之吏分 歲月日時毋易孔安國

常 百穀用成治用明孔安國曰歲月無易則百 峻民用

章家用平康孔安國曰賢臣 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

或治用昏不明峻民用微家用不寧庶民維星孔安國

象故衆民 星有好風星有好雨馬融曰箕星好 日月之

行有冬有夏孔安國曰日月之 月之從星則以風雨孔

國日月經于箕則多風離于畢則多 五福 一曰壽 二曰

富 三曰康寧 四曰攸好德 五曰考終命孔安國曰各成

自終不 六極 一曰凶短折鄭玄曰短未 二曰疾

三曰憂 四曰貧 五曰惡孔安國曰 六曰弱鄭玄曰愚懦

惡醜陋也 六曰弱鄭玄曰愚懦 不壯教曰弱

王休

於是武王乃封箕子於朝鮮。索隱曰朝鮮音朝仙地因水為名而不臣

也。其後箕子朝周。過故殷虛。感宮室毀壞。生禾黍。箕子

傷之。欲哭則不可。欲泣為其近婦人。索隱曰婦人之性多涕泣也乃

作麥秀之詩。以歌詠之。其詩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

索隱曰漸漸麥芒之狀音子廉反又彼狡童兮。不與我

好兮。所謂狡童者。紂也。殷民聞之。皆為流涕。杜預曰梁國蒙縣有

箕子。武王崩。成王少。周公旦代行政。當國。管蔡疑之。乃

與武庚作亂。欲襲成王。周公。徐廣曰一云周公既承成

王命。誅武庚。殺管叔。放蔡叔。乃命微子開代殷後。奉其

先祀。作微子之命。以申之國于宋。世本曰宋微子故能

仁賢。乃代武庚。故殷之餘民甚戴愛之。微子開卒。立其

弟衍。是為微仲。禮記曰微子舍其孫贖而立衍也。鄭玄

意曰家語微子弟仲思名衍一名泄。嗣微子為宋公。雖

遷爵易位而班級不過其故。故以舊官為稱。故二子雖

為宋公。猶微至子微仲卒。子宋公稽立。索隱曰譙周云

稽乃稱宋公也宋公稽卒。子丁公申立。丁公申卒。子潛公共立。潛公共

卒。弟煬公熙立。煬公即位。潛公子鮒祀。弒煬公而自立。

徐廣曰鮒一作鮒。索隱曰譙周亦作鮒。祀據左氏曰。即潛公庶子也。弒煬公欲立太子弟父。何何讓不受。

我當立。是為厲公。厲公卒。子釐公舉立。釐公十七年。周

厲王出奔彘。二十八年。釐公卒。子惠公音悅曰觀立。音古覓反惠公四年。周宣王即位。三十年。惠公卒。子哀公立。哀公元年。卒。子戴公立。戴公二十九年。周幽王為犬戎所殺。秦始列為諸侯。三十四年。戴公卒。子武公司空立。武公生女為魯惠公夫人。生魯桓公。十八年。武公卒。子宣公力立。宣公有太子與夷。十九年。宣公病。讓其弟和曰。父死。子繼。兄死。弟及。天下通義也。我其立和。和亦三讓而受之。宣公卒。弟和立。是為穆公。穆公九年。病。召大司馬孔父。謂曰。先君宣公。舍太子與夷而立我。我不敢忘我。

死。必立與夷也。孔父曰。群臣皆願立公子馮。穆公曰。毋立馮。吾不可以負宣公。於是穆公使馮出居于鄭。八月。庚辰。穆公卒。兄宣公子與夷立。是為殤公。君子聞之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其弟以成義。然卒其子復享之。殤公元年。衛公子州吁弑其君完。自立。欲得諸侯。使告於宋曰。馮在鄭。必為亂。可與我伐之。宋許之。與伐鄭。至東門而還。二年。鄭伐宋。以報東門之役。其後諸侯數來侵伐。九年。大司馬孔父嘉妻好。出道遇太宰華督。服虔曰。督。日督。督利孔父妻。乃使戴公督說目而觀之。服虔曰。目者極。視睛不轉也。

史記卷之第三十八
魯世家第八
十一

人宣言國中曰。殤公即位十年耳。而十一戰。賈逵曰一戰伐鄭圍

其東門二戰取其禾三戰取邾四戰邾鄭伐宋入其

邾五戰伐鄭圍長葛六戰鄭以王命伐宋七戰魯敗宋

師于管八戰宋衛入鄭九戰伐戴十戰

鄭入宋十一戰鄭伯以說師大敗宋民苦不堪。皆孔

父為之。我且殺孔父以寧民。是歲魯弑其君隱公。十年

華督攻殺孔父。取其妻。殤公怒。遂弑殤公。而迎穆公子

馮於鄭。而立之。是為莊公。莊公元年。華督為相。九年。執

鄭之祭仲。要以立突為鄭君。祭仲許。竟立突。十九年。莊

公卒。子湣公捷立。湣公七年。齊桓公即位。九年。宋水。魯

使臧文仲往弔水。湣公自罪曰。寡人以不能事鬼神。政

不脩。故水。臧文仲善此言。此言乃公子子魚教湣公也。

十年夏。宋伐魯。戰於乘丘。徐廣曰乘一作勝駟魯生虜

宋南宮萬。賈逵曰南宮宋人請萬。萬歸宋。十一年秋。湣

公與南宮萬獵。因博爭行。湣公怒。辱之曰。始吾敬若。今

若魯虜也。萬有力。病此言。遂以局殺湣公于蒙澤。賈逵曰蒙

澤宋澤名也杜預曰大夫仇牧聞之。以兵造公門。萬搏

宋地梁國有蒙縣牧。齒著門闔死。何休曰因殺太宰華督。乃更立公子

游為君。諸公子。犇蕭。公子禦說犇毫。服虔曰蕭毫宋邑

也杜預曰今沛國

有蕭縣蒙縣。西

萬弟南宮牛將兵圍毫。冬。蕭及宋之諸

北有毫城也

公子共擊殺南宮牛。弑宋新君游。而立湣公弟禦。說是為相公。宋萬犇陳。宋人請以賂陳。陳人使婦人飲之醇酒。服虔云宋萬多力勇不可執故先使婦人誘而飲之酒醉而縛之以革裹之歸宋。左傳曰以犀革裹之宋人醢萬也。服虔曰醢肉醬相公二年。諸侯伐宋。至郊而去。三年。齊相公始霸。二十三年。迎衛公子燹於齊。立之。是為衛文公。文公女弟為相公夫人。秦穆公即位。三十年。相公病。太子茲甫讓其庶兄目夷為嗣。相公義太子意。竟不聽。三十一年春。相公卒。太子茲甫立。是為襄公。以其庶兄目夷為相。永葬。而齊相公會諸侯于葵丘。

襄公往會。襄公七年。宋地賈星如雨。與雨偕下。左傳曰隕石于宋地

宋五隕。六鵲退蜚。公羊傳曰視之則六察之則鵲徐察星也六鵲退飛。索隱曰按僖十六年左傳賈石于宋地。五賈星也。六鵲退飛。過宋都是當宋襄公之時。訪內史叔與曰吉凶焉。在對曰君將得諸侯而不終也。然莊七年傳又云。相星不見。夜中星賈如雨。與雨偕也。且與雨偕下。自在別年。不與賈星退鵲之事。同此史以賈星為賈星。遂連恒星不見之風疾也。賈逵曰風起時與雨偕為文故與左傳小異也於遠至宋都高而疾。故鵲逢風却退。

八年。齊相公卒。宋欲為盟會。十二年春。宋襄公為鹿上之盟。杜預曰鹿上宋地汝陰有原鹿縣以求諸侯於楚楚人許之。公子目夷諫曰。小國爭盟。禍也不聽。秋。諸侯會宋公盟于孟。孟宋地。目夷曰。禍其在此乎。君欲已甚何。

宋公盟于孟。孟宋地。目夷曰。禍其在此乎。君欲已甚何。

以堪之。於是楚執宋襄公以伐宋。冬會于亳以釋宋公。子魚曰：禍猶未也。十三年夏，宋伐鄭。子魚曰：禍在此矣。秋，楚伐宋以救鄭。襄公將戰，子魚諫曰：天之弃商久矣，不可冬。十一月，襄公與楚成王戰于泓，楚人未濟，目夷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濟，擊之。公不聽。已濟，未陳，又曰：可擊。公曰：待其已陳。陳成，宋人擊之，宋師大敗，襄公傷收。國人皆怨公。公曰：君子不困人於阨，不鼓不成列。何休曰：法以鼓戰以金止，不鼓不戰也。不成列，不成陳。子魚曰：兵以勝為功，何常言與？徐廣曰：一云尚可言與。必如公言，即奴事之耳。又何戰為？楚成王

史記卷之第... 四百六

已救鄭，鄭享之，去而取鄭二姬以歸。索隱曰：謂鄭大夫是鄭女，故叔瞻曰：成王無禮。正義曰：謂叔二姬也。其不没乎？

禮卒於無別，有以知其不遂霸也。是年，晉公子重耳過宋，襄公以傷於楚，欲得晉援，厚禮重耳，以馬二十乘。

曰：八十四年夏，襄公病傷於泓而竟卒。索隱曰：春秋戰于泓在僖二十

三年，重耳過宋及襄公卒，在二十四年。今此文以重耳過與傷泓共歲，故云是年。又重耳過與宋襄公卒共是一歲，則不合。更云十四年是進退，子成公王臣立成公，俱不合於左氏。蓋太史公之踈耳。

元年，晉文公即位。三年，倍楚盟，親晉，以有德於文公也。四年，楚成王伐宋，宋告急於晉。五年，晉文公救宋，楚兵

陳賀

去九年。晉文公卒。十一年。楚太子商臣弒其父成王。代

立十六年。秦穆公卒。十七年。成公卒。正義曰年表云公孫固殺成公

公弟禦殺太子。及大司馬公孫固。正義曰世本云宋在公孫名固為大司馬

而自立為君。宋人共殺君禦。而立成公少子杵臼。正義曰年表云杵臼

表云宋昭元年杵臼襄公之子徐廣曰一云成公少子是為昭公。昭公四年。宋敗

長翟緣斯於長丘。魯世家云宋武公之世獲緣斯於長丘今云此時未詳○索隱曰春秋文

公十一年魯敗翟于咸獲長狄緣斯於長丘齊系家惠公二年長翟來王子城父攻殺之此並取左傳之說

於諸國系家今考其年歲亦頗相協而魯系家云武公此云昭公蓋此昭當為武然前代雖已有武公此杵臼

當亦謚武也若將不然豈下五代七年楚莊王即位九年

昭公無道。國人不附。昭公弟鮑革。徐廣曰一賢而下士

先襄公夫人欲通於公子鮑。不可。服虔曰襄公夫人周

可鮑不肯也乃助之。施於國。正義曰施貳是反襄夫人助

大夫華元為右師。正義曰公子鮑布施恩惠於國人也因

昭公出獵。夫人王姬使衛伯攻殺昭公。杵臼弟鮑革立

是為文公。文公元年。晉率諸侯伐宋。責以弒君。聞文公

定立。乃去。二年。昭公子因文公母弟須與武繆戴莊栢

之族為亂。文公盡誅之。出武繆之族。賈逵曰出逐也四年春。鄭

命楚伐宋。宋使華元將。鄭敗宋。囚華元。華元之將戰。殺

羊以食士。其御羊羹不及。左傳曰御羊斟也故怨馳入鄭軍。故

宋師敗得囚華元。宋以兵車百乘文馬四百疋。賈逵曰文馬者裝飾其馬

也王肅曰文馬畫馬也。正義曰按文馬者裝飾其馬四百匹用牽車百乘遺鄭贖華元也。又云文馬赤鬣縞

身日如贖華元未盡入華元。歸宋十四年。楚莊王圍

鄭。鄭伯降楚。楚復釋之。十六年。楚使過宋。宋有前仇。執

楚使。九月。楚莊王圍宋。十七年。楚以圍宋。五月不解。宋

城中急無食。華元乃夜私見楚將子反。子反告莊王。王

問城中何如。曰。析骨而炊。何休曰析破人骨也易子而食。莊王曰。

誠哉言。我軍亦有三日糧。以信。故遂罷兵去。二十二年。

文公卒。子共公。收古始厚葬。君子譏華元不臣矣。共公

九年。華元善楚。將子重。又善晉將欒書。兩盟晉楚。十三

年。共公卒。華元為右師。魚石為左師。司馬唐山攻殺太

子肥。欲殺華元。華元奔晉。魚石止之。至河乃還。皇覽曰華元冢

在陳留小黃縣城北誅唐山。乃立共公少子成。是為平公。左傳曰魚石奔

楚。平公三年。楚共王拔宋之彭城。以封宋左師魚石。四

年。諸侯共誅魚石。而歸彭城於宋。二十五年。楚公子圍

弑其君。自立為靈王。四十四年。平公卒。子元公。佐立元

公三年。楚公子棄疾弑靈王。自立為平王。八年。宋火。十

年元公母信許殺諸公子大夫華向氏作亂楚平王太子建來奔見昭氏相攻亂建去如鄭十五年元公為
曾昭公狩於外居外為之求入魯行道卒子景公頭曼
立索隱曰昭公十六年魯陽虎來奔復去二十五
年孔子過宋司馬在難惡之欲殺孔子孔子微服去
三十年曾借宋又借晉宋伐曹曹不救遂滅曹有之正義
曰宋景公滅曹在魯哀公八年周敬王三十三年也三十六年齊田常弒簡公三
十七年楚惠王滅陳熒惑守心心宋之分野也景公憂
之司星子韋曰可移於相景公曰相吾之股肱曰可移

於民景公曰君者待民曰可移於歲景公曰歲饑民困
吾誰為君子韋曰天高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熒惑宜
有動於是候之果徙三度六十四年景公卒宋公子特
攻殺太子而自立是為昭公索隱曰特一作得按左傳景公無子取元公庶曾孫
公孫周之子得及啓畜于公宮及景公卒先立啓後昭
立得是為昭公與此全乖未知太史公據何為此說昭
公者元公之曾庶孫也昭公父公孫糾糾父公子禘秦
徐廣曰禘音端禘秦即元公少子也景公殺昭公父糾索隱曰左傳云
名故昭公怨殺太子而自立昭公四十七年卒子悼公
購由立年表云四十九年悼公八年卒索隱曰紀年
索隱曰購音古候反為十八年

史記卷之第... 世家... 十六

子休公田立休公二十三年卒子辟公辟兵立徐廣曰一云辟

公兵○索隱曰紀年作栢侯壁兵則壁兵謚栢也又莊

子云栢侯行未出城門其前駟呼辟蒙人止之後為狂

也司馬彪云呼辟使人避道蒙人以辟公三年卒子剔

栢侯名辟而前駟呼辟故為狂也辟公三年卒子剔

成立年表云剔成君也○索隱曰王邵按剔成四十一

年剔成弟偃攻襲剔成剔成敗犇齊偃自立為宋君君

偃十一年自立為王索隱曰戰國策呂氏春秋皆以偃謚康王東攻齊取五

城南敗楚取地三百里西敗魏軍乃與齊魏為敵國盛

丘以韋囊縣而射之命曰射天淫於酒婦人羣臣諫者

輒射之於是諸侯皆曰桀宋宋其復為紂所為不可不

誅告齊伐宋王偃立四十七年齊滑王與魏楚伐宋殺

王偃遂滅宋而三分其地年表云偃立四十二年

太史公曰孔子稱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

於有三仁焉何晏曰仁者愛人三人行異而同稱仁者

微子仁之窮也箕子比干志之窮也故或盡材而止或

盡心而留皆其極也致極斯君子之事矣是以三仁不

同而其歸春秋譏宋之亂自宣公廢太子而立弟公羊

君子大君正宋之禍宣公為之也國以不寧者十世襄公之時脩行仁

義欲為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湯高宗殷

所以興作商頌索隱曰今按毛詩商頌序云正考父於周之太師得商頌十一篇以那為首國

史記卷之第... 語亦同此說今五篇存皆是商家祭祀樂章非考父造作也又考父佐戴武宣則在襄公前且百許歲安得述而美之斯襄公既敗於泓而君子或以為多公羊傳曰謬說耳不鼓不成列臨大事而不忘大禮有君傷中國闕禮義而無臣以為難文王之戰亦不過此也索隱曰襄公臨大事不忘大禮而君子或以為褒之也多且傷中國之亂闕禮義之舉遂不嘉宋襄之盛德太史公褒而述之故云褒之也宋襄之有禮讓也

索隱述贊曰

殷有三仁

微箕紂親

一囚一去

不顧其身

頌美有客

書稱作賓

卒傳家嗣

或叙彝倫

微仲之後

世載忠勤

穆亦能讓

實為知人

傷泓之役

有君無臣

偃號桀宋

天之弃殷

宋微子世家第八終

史記三十八

晉世家第九

史記三十九

唐叔虞者。周武王子。而成王弟。初武王與叔虞母會時。

左傳曰邑姜方娠不叔服虞口邑姜武王后齊太公女 夢天謂武王曰。余命女。生

子名虞。余與之唐。及生子。文在其手。曰虞。故遂因命之。

曰虞。武王崩。成王立。唐有亂。正義曰括地志云故唐城在絳州翼城縣西二十里

即堯裔子所封春秋云夏孔甲時有堯苗裔劉累者以豢龍事孔甲夏后嘉之賜氏御龍以豢豕韋之後龍一

雌死潛醢之以食夏后既而使求之懼而遷於魯縣夏后召孟別封劉累之孫于大夏之墟為侯至周成王時

唐人作亂成王滅之而封大叔更遷唐人子孫于杜謂之杜伯即范巧所云在周為杜唐氏按魯縣汝州魯山

縣是今隨州棗陽縣東南一百五十里一唐鄉故城即後子孫徙於唐 周公誅滅唐。成王

與叔虞戲削桐葉為珪以與叔虞曰以此封若史佚因

請擇日立叔虞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

言言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於是遂封叔虞於唐唐

在河汾之東方百里故曰唐叔虞世本曰居鄂宋忠曰

曰括地志云故鄂城在慈州昌寧縣東二里按與絳州

夏縣相近禹都安邑故城在縣東北十五里故云在大

夏也然封于河汾二水之東方百里姓姬氏字子于唐

正合在晉州平陽縣不合在鄂未詳叔子燮是為晉侯

正義曰燮音先牒反括地志云故唐晉侯子寧族是為武侯武侯之子服

築也國都城記云唐叔虞之子燮父徙居晉水傍今并

理故唐城唐者即燮父初徙之處也毛詩譜云叔虞子

燮父以堯墟南有晉侯子寧族是為武侯武侯之子服

人是為成侯成侯子福是為厲侯索隱曰系厲侯子宜

曰是為靖侯靖侯已來年紀可推自唐叔至靖侯五世

無其年數靖侯十七年周厲王迷惑暴虐國人作亂厲

王出奔于彘大臣行政故曰共和正義曰厲王奔彘周

和十八年靖侯卒子釐侯司徒立釐侯十四年周宣

王初立十八年釐侯卒子獻侯籍立索隱曰系本尸獻

侯十一年卒子穆侯費王立索隱曰鄒誕本作弗穆侯

四年取齊女姜氏為夫人七年伐條生太子仇杜預曰

十年伐千畝有功杜預曰西河界休生少子名曰成師

杜預曰意取晉人師服曰賈逵曰異哉君之命子也太

子曰仇仇者讎也少子曰成師成師大號成之者名

自命也物自定也今適庶名反逆此後晉其能毋亂乎

二十七年穆侯卒弟殤叔自立太子仇出奔殤叔三年

周宣王崩四年穆侯太子仇率其徒襲殤叔而立是為

文侯文侯十年周幽王無道大戎殺幽王周東徙而秦

襄公始列為諸侯三十五年文侯仇卒子昭侯伯立昭

侯元年封文侯弟成師于曲沃索隱曰河東之縣名曲

沃邑大於翼翼晉君都邑也索隱曰翼本晉都言孝侯

已下一號翼侯平陽絳邑

縣東翼城是也成師封曲沃號為栢叔靖侯庶孫欒賔正義曰世本云

欒叔賔父也栢叔栢叔是時年五十八矣好德晉國之眾

皆附焉君子曰晉之亂其在曲沃矣末大於本而得民

心不亂何待七年晉大臣潘父弒其君昭侯而迎曲沃

栢叔栢叔欲入晉晉人發兵攻栢叔栢叔敗還歸曲沃

晉人共立昭侯子平為君是為孝侯誅潘父孝侯八年

曲沃栢叔卒子鱣代栢叔是為曲沃莊伯索隱曰鱣音

善又音隨孝侯十五年曲沃莊伯弒其君晉孝侯于翼晉人

攻曲沃莊伯莊伯復入曲沃晉人復立孝侯子郟為君

本

是為鄂侯。鄂侯二年，魯隱公初立。鄂侯六年卒。曲沃莊伯聞鄂侯卒，乃與兵伐晉。周平王使虢公將兵伐曲沃莊伯。莊伯走，保曲沃。晉人共立鄂侯子光，是為哀侯。哀侯二年，曲沃莊伯卒。子稱代莊伯立。正義曰：稱是為曲沃武公。哀侯六年，魯弑其君隱公。哀侯八年，晉侵陘廷。

賈逵曰：翼南鄙邑名。陘，廷與曲沃武公謀。九年，伐晉于汾旁。正義曰：汾水之旁。虜哀侯。晉人乃立哀侯子小子為君，是為小子侯。禮記曰：天子未除喪曰余小子。生名之死亦名之。鄭玄曰：晉有小子侯，是取之天子也。小子元年，曲沃武公使韓萬殺所虜晉哀侯。賈逵曰：韓萬，曲沃桓叔之子，莊伯弟。

沃益彊，晉無如之何。晉小子之四年，曲沃武公誘召晉小子，殺之。周桓王使虢仲正義曰：馬融云：周武王克商，封文王異母弟虢仲於夏陽。伐曲沃武公。武公入于曲沃，乃立晉哀侯弟緡為晉侯。晉侯緡四年，宋執鄭祭仲而立突為鄭君。晉侯十九年，齊人管至父弑其君襄公。晉侯二十八年，齊桓公始霸。曲沃武公伐晉侯緡，滅之，盡以其寶器賂獻于周釐王。釐王命曲沃武公為晉君，列為諸侯。於是盡併晉地而有之。曲沃武公已即位三十七年矣，更號曰晉武公。晉武公始都晉國。前即位曲沃，通年三十八年，武公稱者。

先晉穆侯曾孫也。索隱曰晉有兩穆侯言先以別後曲沃桓叔孫也。桓

叔者始封曲沃。武公莊伯子也。自桓叔初封曲沃。以至

武公滅晉也。凡六十七歲而卒。代晉為諸侯。武公代晉

二歲卒。與曲沃通年。即位凡三十九年而卒。子獻公詭

諸立。獻公元年。周惠王弟頹攻惠王。惠王出奔。居鄭之

櫟邑。索隱曰櫟鄭邑今河南陽翟是也故鄭之十邑有櫟有華五年。伐驪戎。得驪姬。

常昭曰西戎之別在驪山也驪姬弟俱愛幸之。八年。士蒍說公買達曰士蒍大夫曰。故晉之羣公子多不誅。亂且起。乃使盡殺諸公

子。而城聚都之。買達曰聚晉邑命曰絳。始都絳。索隱曰春秋莊二十六年傳士

為城絳是也杜預曰今平陽絳邑縣應劭曰絳水出西南也九年。晉羣公子既亡。奔

號。號以其故。再伐晉。弗克。十年。晉欲伐號。士蒍曰。且待

其亂。十二年。驪姬生奚齊。獻公有意廢太子。乃曰。曲沃

吾先祖宗廟所在。而蒲邊秦。取邊翟。韋昭曰蒲今蒲坂北屈皆在河東

杜預曰蒲今平陽蒲子縣是也不使諸子居之。我懼焉。於是使太子申

生居曲沃。公子重耳居蒲。公子夷吾居屈。獻公與驪姬

子奚齊居絳。晉國以此知太子不立也。太子申生。其母

齊桓公女也。曰齊姜。早死。申生同母女弟。為秦穆公夫

人。重耳母。翟之狐氏女也。夷吾母。重耳母女弟也。獻公

十八人而太子申生重耳夷吾皆有賢行及得驪姬乃

遂此三子十六年晉獻公作二軍左傳曰王使魏公命

侯今始公將上軍太子申生將下軍趙夙御戎畢萬為

右伐滅霍滅魏滅耿服虔曰三國皆姬姓魏在晉之蒲

南有耿鄉永安縣東北有霍太山也○索隱曰按永安

縣西南汾水西有霍城古霍國有霍水出霍太山地理

志河東比縣古魏國地記亦以為然服虔云在蒲坂

非也地記又曰皮氏縣汾水南耿城是故耿國也還

為太子城曲沃賜趙夙耿賜畢萬魏以為大夫士蔿曰

太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服虔曰邑有先而位以卿賈

謂將先為之極服虔曰言其祿又安得立不如逃之

下軍

無使罪至為吳太伯不亦可乎王肅曰太伯知天命

有令名太子不從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賈逵曰卜偃

偃萬盈數也魏大名也服虔曰數從一至萬為

賞天開之矣服虔曰以錫賞畢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

民今命之大以從盈數其必有眾杜預曰以魏從初畢

萬卜仕於晉國遇屯之地賈逵曰震下坎上屯坤下辛

廖占之曰吉賈逵曰辛屯固比入吉孰大焉杜預曰屯

以為堅固比其後必蕃昌十七年晉侯使太子申生

伐東山賈逵曰東里克諫獻公賈逵曰里克曰太子

赤狄別種

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服虔曰厨膳飲食故

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服虔曰有代太子守則從之從曰撫軍

服虔曰助君撫循軍士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夫率師專行謀也杜預曰

日率師者必專謀軍事誓軍旅杜預曰宣號令君與國政之所圖也賈逵曰國

政王卿也非太子之事也師在制命而已杜預曰命稟命則將軍所制稟命則

不威專命則不孝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

杜預曰太子統帥是失其官率師不威將安用之杜預曰專命則不孝是為師必不威也

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太子誰立里克不對而退見太子太子曰吾其廢乎里克曰太子勉之教以軍旅賈逵

曰將下軍不共是懼何故廢乎且子懼不孝毋懼不得立服虔曰

曰不得立已脩已而不責人則免於難太子帥師公衣之偏

衣服虔曰偏聚之衣偏異色駸不絕聚在中左右異故曰偏衣杜預曰偏衣左右異色其半似公服韋昭曰

偏半也分身之半以撝太子佩之金玦服虔曰以金正義曰上衣去聲下衣如字

正義曰玦音決里克謝病不從太子太子遂伐東山

十九年獻公曰始吾先君莊伯武公之誅晉亂而虢常

助晉伐我正義曰言虢助晉伐曲沃也又置晉亡公子累為亂弗誅

後遺子孫憂乃使荀息以屈產之乘何休曰屈產出名馬之地乘備駟也

假道於虞虞假道遂伐虢賈逵曰虞在晉南虢在虞南取其下陽以

歸。服虔曰下陽號邑也在太陽東北三十里穀梁傳曰下陽虞號之塞邑獻公私謂驪姬

曰吾欲廢太子以奚齊代之驪姬泣曰太子之立諸侯

皆已知之而數將兵百姓附之奈何以賤妾之故廢適

立庶君必行之妾自殺也驪姬佯譽太子而陰令人譖

惡太子而欲立其子二十一年驪姬謂太子曰君夢見

齊姜太子速祭曲沃服虔曰齊姜廟所在歸釐於君太子於是祭

其母齊姜於曲沃上其薦胙於獻公獻公時出獵置胙

於宮中驪姬使人置毒藥胙中居二日索隱曰傳云六日獻公

從獵來還宰人上胙獻公獻公欲饗之驪姬從傍止之

曰胙所從來遠宜試之祭地地墳韋昭曰將飲先祭示有先也墳起也與

犬犬死與小臣小臣死韋昭曰小臣宮名也驪姬泣曰太

子何忍也其父而欲弑代之况他人乎且君老矣日暮

之人曾不能待而欲弑之謂獻公曰太子所以然者不

過以妾及奚齊之故妾願子母碎之他國若早自殺母

徒使母子為太子所魚肉也始君欲廢之妾猶恨之至

於今妾殊自失於此索隱曰太子之行如此妾前見君欲廢而恨之今乃自以恨為失也

太子聞之奔新城韋昭曰新城曲沃也新為太子城獻公怒乃誅其傅

杜原款或謂太子曰為此藥者乃驪姬也太子何不自

辭明之。太子曰：吾君老矣，非驪姬寢不安，食不甘，即辭之。君且怒之，不可。或謂太子曰：可奔他國。太子曰：被此惡名以出，人誰內我？我自殺耳。十二月戊申，申生自殺於新城。索隱曰：國語云申生乃雉於新城廟。此時重耳夷吾來朝，人或告驪姬曰：二公子怨驪姬，譖殺太子。驪姬恐，因譖二公子申生之藥，胙。二公子知之，二子聞之，恐。重耳走蒲，夷吾走屈，保其城，自備守。初，獻公使士為為二公子築蒲屈城，弗就。正義曰：為為詭反，為于偽反。夷吾以告公，公怒，士為謝曰：邊城少寇，安用之？退而歌曰：狐裘蒙茸，一國三公。吾

誰適從？服虔曰：蒙茸以言亂貌。三公言君與二公子將敵，故不知所從。卒就城，及申生死。二子亦歸，保其城。二十二年，獻公怒二子不辭而去，果有謀矣。乃使兵伐蒲，蒲人之宦者勃鞞。韋昭云：伯楚也。於文公時，命重耳從自殺，重耳踰垣，宦者追斬其衣為勃鞞也。重耳遂奔翟，使人伐屈，屈城守不可下。是歲去。服虔曰：重耳遂奔翟，使人伐屈，屈城守不可下。是歲也。晉復假道於虞以伐虢，虞之大夫宮之奇諫，虞君曰：晉不可假道也。是且滅虞。虞君曰：晉我同姓，不宜伐我。宮之奇曰：太伯、虞仲，太王之子也。太伯亡去，是以不嗣。虢仲、虢叔，王季之子也。為文王卿士，其記勳在王室，藏

於盟府。杜預曰盟府司盟之官也。將虢是滅。何愛于虞。且虞之親能

親於柯莊之族乎。柯莊之族何罪。盡滅之。虞之與虢。唇

之與齒。唇亡則齒寒。虞公不聽。遂許晉。宮之奇以其族

去虞。其冬。晉滅虢。虢公醜奔周。皇覽曰虢公冢在河內

是也其城南還襲滅虞。虜虞公及其大夫井伯。百里奚

正義曰南州記云百里奚宋井伯死人也。以媵秦穆姬。杜預曰穆姬獻公

之。而脩虞祀。照虞曰虞所祭祀命祀也。荀息牽曩所遺虞屈產之乘

馬。奉之獻公。獻公笑曰。馬則吾馬。齒亦老矣。公羊傳曰

何休曰以馬齒歲二十三年。獻公遂發賈華等伐屈。賈

曰賈華晉右行大夫屈潰。正義曰民逃其上曰潰。夷吾將奔翟。冀芮曰不可。

韋昭曰冀芮晉大夫重耳已在矣。今往。晉必移兵伐翟。翟畏晉。禍

且及。不如走梁。梁近於秦。秦彊。吾君百歲後。可以求入

焉。遂奔梁。二十五年。晉伐翟。翟以重耳故。亦擊晉於齧

桑。左傳作采桑。服虔曰翟地。索隱曰裴氏云左傳作采桑。按今平陽曲南七十里。河水有采桑津。是晉境

服虔云翟地亦頗相近。然字作齧。桑齧。桑衛地。恐非也。晉兵解而去。當此時。晉彊。

西有河西。與秦接境。北邊翟。東至河內。索隱曰河內河

驪姬弟生悼子。索隱曰左傳作卓子。音耻。角及弟女弟也。二十六年夏。齊相

公大會諸侯於葵丘。正義曰在曹州考城縣東南一里。晉獻公病。行後

於盟府。杜預曰盟府司盟之官也。將虢是滅。何愛于虞。且虞之親能

親於柯莊之族乎。柯莊之族何罪。盡滅之。虞之與虢。唇

之與齒。唇亡則齒寒。虞公不聽。遂許晉。宮之奇以其族

去虞。其冬。晉滅虢。虢公醜奔周。皇覽曰虢公冢在河內

是也其城南還襲滅虞。虜虞公及其大夫井伯。百里奚

正義曰南州記云百里奚宋井伯死人也。以媵秦穆姬。杜預曰穆姬獻公

之。而脩虞祀。照虞曰虞所祭祀命祀也。荀息牽曩所遺虞屈產之乘

馬。奉之獻公。獻公笑曰。馬則吾馬。齒亦老矣。公羊傳曰

何休曰以馬齒歲二十三年。獻公遂發賈華等伐屈。賈

曰賈華晉右行大夫屈潰。正義曰民逃其上曰潰。夷吾將奔翟。冀芮曰不可。

韋昭曰冀芮晉大夫重耳已在矣。今往。晉必移兵伐翟。翟畏晉。禍

且及。不如走梁。梁近於秦。秦彊。吾君百歲後。可以求入

焉。遂奔梁。二十五年。晉伐翟。翟以重耳故。亦擊晉於齧

桑。左傳作采桑。服虔曰翟地。索隱曰裴氏云左傳作采桑。按今平陽曲南七十里。河水有采桑津。是晉境

服虔云翟地亦頗相近。然字作齧。桑齧。桑衛地。恐非也。晉兵解而去。當此時。晉彊。

西有河西。與秦接境。北邊翟。東至河內。索隱曰河內河

驪姬弟生悼子。索隱曰左傳作卓子。音耻。角及弟女弟也。二十六年夏。齊相

公大會諸侯於葵丘。正義曰在曹州考城縣東南一里。晉獻公病。行後

未至逢周之宰孔宰孔曰齊桓公益驕不務德而務遠
 略諸侯弗平君第毋會索隱曰弟但也毋如晉何獻公亦病復
 還歸病甚乃謂荀息曰吾以奚齊為後年少諸大臣不
 服恐亂起子能立之乎荀息曰能獻公曰何以為驗對
 曰使死者復生生者不慙為之驗索隱曰謂荀息受公
 死不背生特之命是謂死者復生也言生者見荀息不
 君命而死不為之羞慙也於是遂屬奚齊於荀息荀息為相主國政秋九月獻公卒里克邳鄭
 欲內重耳以三公子之徒作亂賈逵曰邳鄭晉大夫三公子申生重耳夷吾
 謂荀息曰三怨將起秦晉輔之子將何如荀息曰吾不

可負先君言十月里克殺奚齊于喪次獻公未葬也荀
 息將死之或曰不如立奚齊弟悼子而傅之荀息立悼
 子而葬獻公十一月里克弑悼子于朝列女傳曰鞭殺驪姬于市荀
 息死之君子曰詩所謂白珪之玷猶可磨也斯言之玷
 不可為也其荀息之謂乎不負其言初獻公將伐驪戎
 卜曰齒牙為禍韋昭曰齒牙謂兆端左右釁折有必及及
 破驪戎獲驪姬愛之竟以亂晉里克等已殺奚齊悼子
 使人迎公子重耳於翟正義曰國語云里克及邳鄭使屠岸迎夷吾公子重耳於翟曰
 國亂民擾得國在亂治民在擾子盍入乎欲立之重耳謝曰負父之命出奔

父死不得脩人子之禮侍喪重耳何敢入大夫其更立

他子還報里克甲克使迎夷吾於梁夷吾欲往呂省正義曰

呂省音青杜預云外甥曰內猶有公子

可立者而外求難信計非之秦輔疆國之威以入恐危

乃使卻芮厚賂秦約曰即得入請以晉河西之地與秦

乃遣里克書曰誠得立請遂封子於汾陽之邑賈逵曰

汾陽晉地也○索隱曰國語云命里克汾陽之田百萬命下鄭以負蔡之田七十萬今此不言亦踈略也秦

穆公乃發兵送夷吾於晉齊桓公聞晉內亂亦率諸侯

如晉秦兵與夷吾亦至晉齊乃使隰朋會秦俱入夷吾

立為晉君是為惠公齊桓公至晉之高梁而還歸惠公

夷吾元年使邲鄭謝秦曰始夷吾以河西地許君今幸

得入立大臣曰地者先君之地君亡在外何以得擅許

秦者寡人爭之弗能得故謝秦亦不與里克汾陽邑而

奪之權四月周襄王使周公忌父賈逵曰周卿士會齊秦大夫

共禮晉惠公惠公以重耳在外畏里克為變賜里克死

謂曰微里子寡人不得立雖然子亦殺二君一大夫服虔

曰奚齊悼子荀息也為子君者不亦難乎里克對曰不有所廢君

何以興欲誅之其無辭乎乃言為此臣聞命矣遂伏劍

齊

而死於是邳鄭使謝秦未還故不及難晉君改葬恭太

子申生韋昭曰獻公時申生葬不如禮故改葬之秋狐突之下國服虔曰晉所滅國以

為下邑曰曲沃有宗廟故也遇申生申生與載而告之

杜預曰忽如夢而相見狐突本為申生御故復使登車曰夷吾無禮余得請於帝

服虔曰帝天將以晉與秦秦將祀余狐突對曰臣聞神

不食非其宗君其祀毋乃絕乎君其圖之申生曰諾吾

將復請帝後十日左傳曰新城西偏將有巫者見我焉

杜預曰將因巫以見許之遂不見杜預曰狐突許其言申生之象亦沒及期而往復

見申生告之曰帝許罰有罪矣弊於韓賈逵曰弊敗也韓晉韓原兒

乃謠曰恭太子更葬矣索隱曰更改也後十四年晉亦

不昌昌乃有兄邳鄭使秦聞里克誅乃說秦繆公曰呂

省杜預曰三子晉大夫不從不與卻稱其芮實為不從秦路也○索隱曰呂省左傳作

錫呂若重賂與謀出晉君入重耳事必就秦繆公許之使

人與歸報晉厚賂三子三子曰幣厚言甘此必邳鄭賣

我於秦遂殺邳鄭及里克邳鄭之黨七輿大夫韋昭曰

生下軍之衆大夫也杜預邳鄭子豹奔秦言伐晉繆公

弗聽惠公之立倍秦地及里克誅七輿大夫國人不附

二年周使召公過韋昭曰召武禮晉惠公惠公禮倨索

公為王卿士禮晉惠公惠公禮倨大賢

史記卷之第九十九 秦本紀第九

曰謂受王情也。召公譏之。四年，晉饑，乞糴於秦。繆公問

百里奚。秦大夫曰：百里奚曰：天菑流行，國家代有救菑恤

鄰國之道也。與之。邳鄭子豹曰：伐之。繆公曰：其君是惡，

其民何罪？卒與粟。自雍屬絳，五年，秦饑，請糴於晉。晉君

謀之。慶鄭曰：杜預曰：慶鄭，晉大夫。以秦得立，已而倍其地約。晉饑

而秦貸我，今秦饑，請糴與之，何疑而謀之？號射曰：服虔曰：號射，

射惠公。往年天以晉賜秦，秦弗知取而貸我，今天以秦賜

晉，晉其可以逆天乎？遂伐之。惠公用號射謀，不與秦粟。

而發兵，且伐秦。秦大怒，亦發兵伐晉。六年春，秦穆公將

兵伐晉。晉惠公謂慶鄭曰：秦師以深矣。韋昭曰：深入境。一云：深尤重。柰

何？鄭曰：秦內君，君倍其賂。晉饑，秦輸粟，秦饑而晉倍之，

乃欲因其饑伐之，其深不亦宜乎？晉卜御右，慶鄭皆吉。

公曰：鄭不孫。服虔曰：孫，服虔曰：孫順。乃更令步陽御戎，家僕徒為右。

曰：二子晉。進兵。九月壬戌，秦穆公晉惠公合戰韓原。索隱曰：韓原，

曰：在天也。曰：在馮翊夏陽北，二里。今之韓城縣是。惠公馬驚不行。索隱曰：驚音竹，二

泥於秦兵至，公窘，召慶鄭為御。鄭曰：不用卜，敗不亦當乎？

遂去。更令梁繇靡御。正義曰：韋昭云：號射為右，輅秦穆

公。服虔曰：輅，迎也。繆公壯士冒敗晉軍，晉軍敗，遂失秦繆公反。

四

獲晉公以歸。秦將以祀上帝。晉君姊為繆公夫人，衰經涕泣。公曰：「得晉侯，將以為樂。今乃如此，且吾聞箕子見唐叔之初封，曰：『其後必當大矣。』晉庸可滅乎？」乃與晉侯盟王城。杜預曰：馮翊臨晉縣東有王城。而許之歸。晉侯亦使呂省等報國人曰：「孤雖得歸，毋面目見社稷。卜日立子圉。晉人聞之，皆哭。秦繆公問呂省：『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懼失君亡親。』正義曰：君惠公也。親父母也。言懼失君國亂，恐亡父母，不憚立子圉也。不憚立子圉，曰：『必報讎，寧事戎狄。』正義曰：小人言立子圉為君之後，必報秦終不事秦，寧事戎狄。耳。其君子則愛君而知罪，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比二

故不和。於是秦繆公更舍晉惠公，餽之七牢。正義曰：餽一羊一豕。十一月，歸晉侯。晉侯至國，誅慶鄭，修政教，謀曰：「重耳在外，諸侯多利內之，欲使人殺重耳於狄。」重耳聞之，如齊。八年，使太子圉質秦。正義曰：質音致。初，惠公亡在梁，梁伯以其女妻之，生一男一女。梁伯卜之，男為人臣，女為人妾，故名男為圉，女為妾。服虔曰：圉人掌養馬。臣之賤者不聘，曰妾。十年，秦滅梁。梁伯好土功，治城溝。賈逵曰：溝，塹也。民力罷。正義曰：怨。其眾數相驚，曰：「秦寇至，民恐。」秦竟滅之。十三年，晉惠公病，內有數子。太子圉曰：「吾母家在梁，梁今秦滅之，我

外輕於秦而內無援於國。君即不起病。大夫輕更立他公子。乃謀與其妻俱亡歸秦。女曰：子一國太子，辱在此。秦使婢子侍。服虔曰：曲禮云：世婦以下，有稱婢子。婢子，婦人之卑稱。以固子之心。子亡矣，我不從子，亦不敢言。子固遂亡歸晉。十四年九月，惠公卒，太子圉立，是為懷公。子圉之亡，秦怨之，乃求公子重耳，欲內之。子圉之立，畏秦之伐也，乃令國中諸從重耳亡者，與期，期盡不到者，盡滅其家。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肯召。懷公怒，囚狐突。突曰：臣子事重耳有年數矣，今召之，是教之反君也，何以教之？懷公

卒殺狐突。秦繆公乃發兵送內重耳，使人告欒卻之黨

正義曰：欒枝，却殺之屬。

為內應，殺懷公於高梁，入重耳。重耳立，是

為文公。晉文公重耳，晉獻公之子也。自少好士，年十七

有賢士五人，曰趙衰、狐偃、咎犯、文公舅也、賈佗、先軫、魏

武子。白獻公為太子時，重耳固已成人矣。獻公即位，重

耳年二十一。獻公十三年，以驪姬故，重耳備蒲城守秦。

獻公二十一年，獻公殺太子申生。驪姬讒之，恐不辭獻

公而守蒲城。獻公二十二年，獻公使宦者履鞮趣殺重

耳。索隱曰：履鞮，即左傳之勃鞮，亦曰寺人，被也。重耳踰垣，宦者逐斬其衣袪。

重耳遂奔狄狄其母國也是時重耳年四十三從此五
士其餘不名者數十人至狄狄伐咎如賈逵曰赤狄之別隗姓。索隱

曰咎音高鄒誣本作得二女以長女妻重耳生伯儵正義

困如又云或作囚留反叔劉以少女妻趙衰生盾索隱曰左傳云伐廡咎如獲其二女以叔隗妻

趙衰生盾公子取季隗生伯儵叔劉則叔隗長而季隗少乃不同也居狄五歲而晉獻公

卒里克已殺奚齊悼子乃使人迎欲立重耳重耳畏殺

因固謝不敢入已而晉更迎其弟夷吾立之是為惠公

惠公七年畏重耳乃使宦者履鞮與壯士欲殺重耳重

耳聞之乃謀趙衰等曰始吾奔狄非以為可用與索隱曰與

起也非翟可用以近易通故且休足休足久矣固願徒

之大國夫齊桓公好善志在霸王收恤諸侯今聞管仲

隰朋死此亦欲得賢佐盍往乎於是遂行重耳謂其妻

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乃嫁其妻笑曰犁二十五年索隱

曰犁猶比也。正義曰杜預云吾冢上柏大矣雖然妾

待子重耳居狄凡十二年而去過衛衛文公不禮去過

五鹿賈逵曰衛地杜預曰今衛縣西北有五鹿飢而從野人

乞食野人盛土器中進之重耳怒趙衰曰土者有土也

君其拜受之至齊齊桓公厚禮而以宗女妻之有馬二

十乘重耳安之。重耳至齊，二歲而桓公卒。會豎刁等為內亂，齊孝公之立，諸侯兵數至，留齊。凡五歲，重耳愛齊女，母去心。趙衰咎犯乃於桑下謀行。齊女侍者在桑上聞之，以告其主。其主乃殺侍者。服虔曰：懼孝公怒，故殺之以滅口。勸重耳趣行。重耳曰：人生安樂，孰知其他？必死於此。徐廣曰：生一世必死於此。不能去。齊女曰：子一國公子，窮而來此，數士者以子為命。子不疾反國，報勞臣而懷女德，竊為子羞之。且不求，何時得功？乃與趙衰等謀醉重耳，載以行。行遠而覺，重耳大怒，引戈欲殺咎犯。咎犯曰：殺臣，成子偃。

之願也。重耳曰：事不成，我食舅氏之肉。咎犯曰：事不成，犯肉腥臊，何足食？乃止。遂行。過曹，曹共公不禮，欲觀重耳駢肋。曹大夫釐負羈曰：晉公子賢，又同姓，窮來過我，柰何不禮？共公不從其謀。負羈乃私遺重耳食，置璧其下。重耳受其食，還其璧。去過宋，宋襄公新困兵於楚，傷於泓，聞重耳賢，乃以國禮禮於重耳。索隱曰：以國君之禮禮之也。宋司馬公孫固善於咎犯，曰：宋小國，新困，不足以求入更之大國。乃去。過鄭，鄭文公弗禮。鄭叔瞻諫其君曰：晉公子賢，而其從者皆國相，且又同姓，鄭之出自厲王，而晉

之出自武王。鄭君曰：諸侯亡公子過此者，衆安可盡禮？叔瞻曰：君不禮，不如殺之。且後爲國患。鄭君不聽。重耳去之。楚楚成王以適諸侯禮待之。索隱曰：適音敵。重耳謝不敢當。趙衰曰：子亡在外十餘年，小國輕子，况大國乎？今楚大國而固遇子，子其毋讓。此天開子也。遂以客禮見之。成王厚遇重耳。重耳甚卑。成王曰：子即反國，何以報寡人？重耳曰：羽毛齒角，王帛君王所餘，未知所以報。王曰：雖然，何以報不穀？重耳曰：即不得已，與君王以兵車會平原廣澤，請辟王三舍。賈逵曰：司馬法從遜不。過三舍三舍九十里也。楚將子

玉怒曰：王遇晉公子至厚，今重耳言不孫，請殺之。成王曰：晉公子賢而困於外，久從者皆國器，此天所置庸可殺乎？且言何以易之。索隱曰：子玉請殺重耳，楚成王不許，言人之出言不可輕易之也。居楚數月，而晉太子圉下秦，秦然之，聞重耳在楚，乃召之。成王曰：楚遠，更數國乃至晉，秦晉接境，秦君賢，子其勉行。厚送重耳。重耳至秦，繆公以宗女五人妻重耳，故子圉妻與往。重耳不欲受，司空季子服虔曰：胥臣曰季也。曰：其國且伐，况其故妻乎？且受以結秦親，而求入子，乃拘小禮，忘大醜乎？遂受繆公大歡，與重耳飲。趙衰歌黍苗詩。昭

王怒曰：王遇晉公子至厚，今重耳言不孫，請殺之。成王曰：晉公子賢而困於外，久從者皆國器，此天所置庸可殺乎？且言何以易之。索隱曰：子玉請殺重耳，楚成王不許，言人之出言不可輕易之也。居楚數月，而晉太子圉下秦，秦然之，聞重耳在楚，乃召之。成王曰：楚遠，更數國乃至晉，秦晉接境，秦君賢，子其勉行。厚送重耳。重耳至秦，繆公以宗女五人妻重耳，故子圉妻與往。重耳不欲受，司空季子服虔曰：胥臣曰季也。曰：其國且伐，况其故妻乎？且受以結秦親，而求入子，乃拘小禮，忘大醜乎？遂受繆公大歡，與重耳飲。趙衰歌黍苗詩。昭

曰詩云茫茫黍苗陰雨膏之

繆公曰知子欲急反國矣趙衰與重耳

下再拜曰孤臣之仰君如百穀之望時雨是時晉惠公

十四年秋惠公以九月卒子圉立十一月葬惠公十二

月晉國大夫欒卻等聞重耳在秦皆陰來勸重耳趙衰

等反國為內應其眾於是秦繆公乃發兵與重耳歸晉

晉聞秦兵來亦發兵拒之然皆陰知公子重耳入也唯

惠公之故貴臣呂卻之屬正義曰呂甥却芮也不欲立重耳重耳

出下凡十九歲而得入時年六十二矣晉人多附焉文

公元年春秦送重耳至河咎犯曰臣從君周旋天下過

亦多矣臣猶知之况於君乎請從此去矣重耳曰若反

國所不與子犯共者河伯視之索隱曰視猶見也乃投壁河中

以與子犯盟是時介子推從在船中乃笑曰天實開公

子而子犯以為已功而受市於君固足羞也吾不忍與

同位乃自隱渡河秦兵圍令狐晉軍于廬柳韋昭曰廬柳晉地名

一月辛丑咎犯與秦晉大夫盟於郇杜預曰解縣西北有郇城索隱曰

音荀即文王之壬寅重耳入于晉師丙午入于曲沃丁

未朝于武宮賈逵曰文公之祖武公廟也即位為晉君是為文公羣

臣皆往懷公圉奔高梁戊申使人殺懷公懷公故大臣

茂言

史記卷之第九
呂省卻芮本不附文公文公立恐誅乃欲與其徒謀燒
公宮殺文公文公不知始嘗欲殺文公宦者履鞮知其
謀欲以告文公解前罪求見文公文公不見使人讓曰
蒲城之事女斬予袂其後我從狄君獵女爲惠公來求
殺我惠公與女期三日至而女一日至何速也女其念
之宦者曰臣刀鋸之餘不敢以二心事君倍主故得罪
於君君已反國其毋蒲君乎且管仲射鉤桓公以霸今
刑餘之人以事告而君不見禍又且及矣於是見之遂
以呂卻等告文公文公欲召呂卻呂卻等黨多文公恐

初入國國人賣已乃爲微行會秦繆公於王城

索隱
杜預云

馮翊臨晉縣東有故
王城今名武鄉城

國人莫知三月己丑呂卻等果反

焚公宮不得文公文公之衛徒與戰呂卻等引兵欲奔
秦繆公誘呂卻等殺之河上晉國復而文公得歸夏迎
夫人於秦秦所與文公妻者卒爲夫人秦送三千人爲
衛以備晉亂文公修政施惠百姓賞從亡者及功臣大
者封邑小者尊爵未盡行賞周襄王以弟帶難出居鄭
地來告急晉晉初定欲發兵恐他亂起是以賞從亡未
至隱者介子推推亦不言祿祿亦不及推曰獻公子九

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內棄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開之，二三子以為己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曰是盜，况貪天之功以為己力乎？下冒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服虔曰：蒙欺也。難與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對？推曰：尤而效之，罪有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祿。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欲隱，安用文之？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此乎？與女偕隱。至死，不復見。介子推從者憐之，乃懸書宮門曰：龍欲上天，五蛇為輔。索隱曰：龍喻重耳，五蛇即五臣。狐偃、趙衰、魏武子、司空季子及子推也。舊

云五臣有先軫、顛、頤，今恐二人非其數。龍已升雲，四蛇各入其宇。一蛇

怨，終不見處所。文公出見其書，曰：此介子推也。吾方憂王室，未圖其功，使人召之，則亡，遂求所在，聞其入絳上

山中。賈逵曰：絳，上晉地。杜預曰：西河介休縣南有地名絳。於是文公環絳上山

中而封之，以為介推田。徐廣曰：作國。號曰介山，以記吾過。且

在善人從亡，賤臣壺叔曰：君三行賞，賞不及臣，致請罪。

文公報曰：夫導我以仁義，防我以德惠，此受上賞。輔我

以行，卒以成立，此受次賞。矢石之難，汗馬之勞，此復受

次賞。若以力事我而無補吾缺者，此受次賞。三賞之後，

故且及子。晉人聞之，皆說。二年春，秦軍河上，將入王。索隱

曰河上趙衰曰：求霸莫如入王，尊周。周晉同姓，晉不先

入王，後秦入之，毋以令于天下，方今尊王，晉之資也。三

月甲辰，晉乃發兵，至陽樊。服虔曰：陽樊，周地，陽邑名也。樊，仲山之所居，故曰陽樊。

圍温，入襄王于周。四月，殺王弟帶。周襄王賜晉河內陽

樊之地。四年，楚成王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

先軫曰：報施定霸於今在矣。杜預曰：報，宋贈馬之施。狐偃曰：楚新

得曹，而初婚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宋免矣。於是

晉作三軍。王肅曰：始復成國之禮，半周軍也。趙衰舉郤穀將中軍，郤臻

佐之，使狐偃將上軍，狐毛佐之，命趙衰為卿，欒枝將下

軍。賈逵曰：欒枝，欒賈之孫。先軫佐之，荀林父御戎，魏犢為右。正義曰：犢，

昌曰：反。往伐冬，十二月，晉兵先下山東，而以原封趙衰。

杜預曰：河內沁水縣西北有原城。五年春，晉文公欲伐曹，假道於衛，衛

人弗許，還自河南，度侵曹，伐衛。正月，取五鹿。二月，晉侯

齊侯盟于斂盂。杜預曰：斂盂，衛地也。衛侯請盟晉，晉人不許。衛侯欲

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晉。衛侯居襄牛。服虔曰：衛地也。

公子買守衛，楚救衛，不卒。徐廣曰：一作勝。晉侯圍曹。二月丙午，

晉師入曹，數之以其不用釐負羈言，而用美女乘軒者。

三百人也。令軍毋入釐負，羈宗家以報德。楚圍宋，宋復

告急。晉文公欲救，則攻楚為楚嘗有德，不欲伐也。欲釋

宋，宋又嘗有德於晉，患之。索隱曰：晉若攻楚則傷楚子

救乃虧宋公贈馬之惠，送其入秦之德，又欲釋宋不

進退有難，是以患之。先軫曰：執曹伯，分曹衛地，以與

宋，楚急曹衛，其勢宜釋宋。索隱曰：楚初得曹，又新婚於

地與宋則楚急曹，衛今晉執曹伯而分曹衛之

衛，其勢宜釋宋也。於是文公從之，而楚成王乃引兵歸。

楚將子玉曰：王遇晉至厚，今知楚急曹衛而故伐之，是

輕王。王曰：晉侯亡在外十九年，困日久矣，果得友國，險

阨盡知之，能用其民，天之所開，不可當。子玉請曰：非敢

必有功，願以間執讒慝之口也。服虔曰：子玉作敢，求有

之口，謂子玉過三百乘，不能入也。杜預曰：執猶塞也。楚王怒，少與之兵。於是子玉

使宛春告晉。賈逵曰：宛春，楚大夫。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咎

犯曰：子玉無禮矣。君取一，臣取二，勿許。韋昭曰：君文公也，臣子玉也。

謂釋宋圍二，謂復曹衛。先軫曰：定人之謂禮。楚一言定三國，子一

言而亡之，我則毋禮，不許楚。是弃宋也，不如私許曹衛。

以誘之，執宛春以怒楚。韋昭曰：怒楚，令必戰。既戰而後圖之。杜預

勝負決乃定計。晉侯乃囚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

於楚，楚得臣怒。得臣，即子玉。擊晉師，晉師退。軍吏曰：為何退。

陳二

文公曰昔在楚約退三舍可倍乎楚師欲去得臣不肯

四月戊辰宋公齊將秦將與晉侯次城濮賈逵曰衛地也。索隱曰

宋公成公王臣齊將國歸父秦將小子憇也已巳與楚兵合戰楚兵敗得臣

收餘兵去甲午晉師還至衡雍杜預曰衡雍鄭地也。今滎陽卷縣也作王

宮于踐土服虔曰既敗楚師襄王自往臨踐土賜命晉侯晉侯聞而為之作宮。索隱曰杜預云踐

土鄭地然據此文晉師還至衡雍衡雍在河南也故劉氏云踐土在河南下文踐土在河北今元城縣西有踐

土驛義或然也初鄭助楚楚敗懼使人請盟晉侯晉侯與鄭伯

盟五月丁未獻楚俘於周駟介百乘徒兵千服虔曰駟介驅馬被

甲也徒兵步卒也天子使王子虎命晉侯為伯賈逵曰王子虎周大夫賜

大輅彤弓矢百旅弓矢千賈逵曰大輅金輅也。彤弓赤旅弓黑也。紅卷一

珪瓚賈逵曰黑黍卷也。音泚也。所以降神也。器名。虎賁三百人賈逵曰天子卒曰虎賁。

晉侯三辭然後稽首受之賈逵曰稽首首至也。周作晉文侯命王

若曰父義孔安國曰同姓故稱曰父。馬融曰王順曰。父能以義和我諸侯。索隱曰尚書文侯

之命是平王命晉文侯仇之語今此乃是襄王命文侯重耳之事代數懸。賜勳策全。非太史公雖復彌縫左氏

而系家頗亦時有疎謬。裴氏集解亦引孔馬之注而都不言時代乖角。何習迷而同弊也。然計平王至襄王為

七代仇至重耳為十一代而十三侯又平王元年至魯僖二十八年當襄二十一年為一百三十餘歲矣。學者頗

合計論之。劉伯莊以為蓋天子命晉同此一辭。尤非。不顯文武能慎明德孔安國曰文武

香能詳慎昭登於上布聞在下馬融曰昭明也。謂天下謂人維持上

帝集厥命于文武恤朕身繼予一人永其在位孔安國曰當憂

念我身則我一人長安在位於是晉文公稱伯癸亥王子虎盟諸侯

於王庭服虔曰王庭踐土也。素隱曰服氏知王庭是踐土者據二十八年五月公會晉侯盟于踐土

又此上文四月甲午作王宮于踐土王庭即王宮也晉焚楚軍火數日不息文公

歎左右曰勝楚而君猶憂何文公曰吾聞能戰勝安者

唯聖人是以懼且子玉猶在庸可喜乎子玉之敗而歸

楚成王怒其不用其言會與晉戰讓賁子玉子玉自殺

晉文公曰我擊其外楚誅其內內外相應於是乃喜六月

晉人復入衛侯壬午晉侯度河北歸國行賞狐偃為

首或曰城濮之事先軫之謀文公曰城濮之事偃說我

毋失信先軫曰軍事勝為君吾用之以勝然此一時之

說偃言萬世之功奈何以一時之利而加萬世功乎是

以先之矣晉侯會諸侯於温欲率之朝周力未能恐其

有畔者乃使人言周襄王狩于河陽壬申遂率諸侯朝

王於踐土孔子讀史記至文公曰諸侯無召王王狩河

陽者春秋諱之也丁丑諸侯圍許曹伯臣或說晉侯曰

齊桓公合諸侯而國異姓今君為會而滅同姓曹叔振

鐸之後晉唐叔之後今諸侯而滅兄弟非禮晉侯說復

曹伯於是晉始作三行。服虔曰辟天子六荀林父將中

行先穀將右行。索隱曰左傳屠擊先蔑將左行

佐疑大夫帥也。○索隱曰按左傳荀林父並是卿而云大夫帥者非也不置佐者當避天子也。或新置三行官未備。

七年晉文公秦穆公共圍鄭以其無禮於文公亡

過時及城濮時鄭助楚也圍鄭欲得叔瞻叔瞻聞之自

殺鄭持叔瞻告晉晉曰必得鄭君而甘心焉鄭恐乃開

令使謂秦穆公曰索隱曰使謂獨之武也亡鄭厚晉於晉得矣而

秦未為利君何不解鄭得為東道交索隱曰交猶好也諸本及左氏皆作

秦伯說罷兵晉亦罷兵九年冬晉文公卒子襄公歡

立是歲鄭伯亦卒鄭人或賣其國於秦王義曰左傳云秦晉伐鄭獨之

武說秦帥罷令杞子逢孫楊孫三大夫戍鄭杞子自前使告於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則

可得也秦繆公發兵往襲鄭十二月秦兵過我郊襄公元

年春秦師過周無禮王孫滿譏之兵至滑鄭賈人弦高

將市于周遇之以十二牛勞秦師秦師驚而還滅滑而

去晉先軫曰秦伯不用蹇叔反其衆心此可擊欒枝曰

未報先君施於秦擊之不可先軫曰秦侮吾孤伐吾同

姓何德之報遂擊之襄公墨衰賈逵曰墨變凶杜預曰以凶服從戎故墨

之四月敗秦師于殽虜秦三將孟明視西乞林白乙丙

文原

以歸。遂墨以葬文公。文公夫人秦女謂襄公曰：「秦欲得其三將戮之。」公許遣之。先軫聞之，謂襄公曰：「患生矣。」軫乃追秦將，秦將渡河，已在舡中，頓首謝，卒不反。後三年，秦果使孟明伐晉，報殺之敗，取晉汪，以歸。索隱曰：左氏傳文公二年，秦孟明視伐晉，報殺之役，無取晉汪之事。又其年冬，晉先且居等伐秦，取汪，彭衙而還，則汪是秦邑，止可晉伐秦，取之豈得秦伐晉而取汪也？或者晉先取之秦，今代晉而取汪，是汪從晉來，故不取晉汪而歸也。彭衙在郃陽北，汪不知所在。四年，秦繆公大興兵伐我，渡河取王官。正義曰：括地志云：王官故城在同州澄城縣西北六十里。左傳十二年，秦伐晉，取王官，即此先言渡河。史文顛倒耳。五年，晉伐秦，取新城。服虔曰：新城，

曰秦邑新所作城也。報王官役也。六年，趙衰成子欒貞子咎季子犯、霍伯皆卒。賈逵曰：欒貞子欒枝也。霍伯先且居也。趙盾代趙衰執政。七年八月，襄公卒，太子夷臯少，晉人以難故。服虔曰：晉國數有患難。欲立長君，趙盾曰：「立襄公弟雍，好善而長，先君愛之，且近於秦，秦故好也。立善則固，事長則順，奉愛則孝，結舊好則安。」賈季曰：「不如其弟樂，辰嬴嬖於二君。」服虔曰：辰嬴懷嬴也。二君懷立其子，民必安之。趙盾曰：「辰嬴賤，班在九人下，服虔曰：班次也。」其子何震之有，且為二君嬖，淫也。為先君子，正義曰：樂文公子也。不能求大而出在小國，僻也。毋淫子僻，無威陳。

史記卷之九十一 卷之九十一 文原

小而遠無援將何可乎使士會如秦迎公子雍賈季亦

使人召公子樂於陳趙盾廢賈季以其殺陽處父左傳

時賈他為太師十月葬襄公十一月賈季奔翟是歲秦

穆公亦卒靈公元年四月秦康公曰昔文公之入也無

衛故有呂卻之患乃多與公子雍衛太子母繆嬴日夜

抱太子以號泣於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而

外求君將安置此服虔曰此太子出朝則抱以適趙盾所頓首

曰先君奉此子而屬之子曰此子材吾受其賜不材吾

怨子王肅曰怨其教導不至也今君卒言猶在耳而弃之若何趙盾

與諸大夫皆患穆嬴比畏誅乃皆所迎而立太子夷臯

是為靈公發兵以距秦送公子雍者趙盾為將往擊秦

敗之令狐先蔑道會亡奔秦秋齊宋衛鄭曹許君皆會

趙盾盟於扈杜預曰鄭地滎陽本縣西北有扈亭以靈公初立故也四年

伐秦取少梁秦亦取晉之郟六年秦康公伐晉取羈馬

晉侯怒使趙盾趙穿卻缺擊秦大戰河曲趙穿最有功

七年晉六卿患隨會在秦常為晉亂乃詳令魏壽餘

反晉降秦秦使隨會之魏因執會以歸晉八年周頃王

崩公卿爭權故不赴索隱曰春秋魯文十二年頃王崩周公閱與王孫蘇爭政故不赴是

也。晉使趙盾以車八百乘平周亂而立匡王。索隱曰左傳文十四

年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不克乃還而周公闕與王孫蘇訟于晉趙宣子平王室而復之則

以車八百乘自是宣子納邾捷菑不關王室之事但文相連耳恐此誤。是年楚莊王初即位十二年齊人弒其君懿公十四年靈公壯侈厚飲以

彫墻從臺上彈人觀其避丸也宰夫胹熊蹯不熟服虔曰熊掌其肉難熟○正義曰胹音而蹯音樊靈公怒殺宰夫使婦人持其屍出

弃之過朝趙盾隨會前數諫不聽也又見死人手二人前諫隨會先諫不聽靈公患之使鉏麇刺趙盾賈逵曰鉏音鋤麇音迷盾聞門開居處節鉏麇退歎曰殺忠臣

力七○正義曰盾聞門開居處節鉏麇退歎曰殺忠臣

弃君命罪一也遂觸樹而死初盾常田首山徐廣曰首山坂縣有雷

首見桑下有餓人餓人示眯明也索隱曰鄒誕生音示

提彌明也提音市移反劉氏亦音祁為時移反則祁提二字同音也而九史記作示者示即周禮古本地神曰

祗皆作示字鄒為祁者蓋由祁提音祁近字遂變為祁也眯音米移反以眯為彌亦音相近且又據左氏宣公

二年桑下餓人是靈輒也其示眯明是喉嚨也食其半問其故曰宦三年未知毋之存不願遺毋盾義

之益與之飯肉已而為晉宰夫趙盾弗復知也九月晉

靈公飲趙盾酒伏甲將攻盾公宰示眯明知之恐盾醉

不能起而進曰君賜臣觴三行可以罷欲以去趙盾令

先母及難。盾既去，靈公伏士未會。先縱鬻狗名敖。何休曰：敖，四尺明為盾，搏殺狗。盾曰：弃人用狗，雖猛何為？然不知明之為陰德也。已而靈公縱伏士出逐趙盾，示昧明又擊靈公之伏士，伏士不能進而竟脫盾。盾問其故曰：我桑下餓人問其名，弗告，明亦因亡去。盾遂奔，未出晉境。乙丑，盾昆弟將軍趙穿襲殺靈公於桃園。虞翻曰：而迎趙盾，趙盾素貴，得民和。靈公少侈，民不附，故為弒。易盾復位，晉太史董狐書曰：趙盾弒其君，以視於朝。盾曰：弒者趙穿，我無罪。太史曰：子為正卿而亡不出境，反不誅。

國亂，非子而誰？孔子聞之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宣子良大夫也，為法受惡，惜也。出疆乃免。杜預曰：越之義絕，可以不討賊也。趙盾使趙穿迎襄公弟黑臀于周而立之。是為成公。成公者，文公少子，其母周女也。壬申，朝于武宮。成公元年，賜趙氏為公族，伐鄭。鄭倍晉，故也。三年，鄭伯初立，附晉而奔楚。楚怒，伐鄭。晉往救之。六年，伐秦。虜秦將赤。七年，成公與楚莊王爭疆，會諸侯于扈。陳畏楚，不會。晉使中行栢子伐陳。索隱曰：栢子，荀林父也。因救鄭與楚戰，敗楚師。是年，成公卒。子景公據立。景公元年春，陳大夫

史記卷八十二 周本紀第九
又徵舒弑其君靈公。二年，楚莊王伐陳，誅徵舒。三年，楚
莊王圍鄭，鄭告急晉。晉使荀林父將中軍，隨會將上軍。
趙朔將下軍，卻克禦書先穀，韓厥鞏鞏，佐之。六月，至河。
聞楚已服鄭，鄭伯肉袒與盟而去。荀林父欲還，先穀曰：
「凡來救鄭，不至不可。」將率離心。卒度河，楚已服鄭，欲飲
馬于河，為名而去。楚與晉軍大戰，鄭新附，楚畏之，反助
楚攻晉。晉軍敗，走河，爭度，舡中人指甚眾。楚虜我將智
瑩，歸而林父曰：「臣為督將軍，敗當誅，請死。」景公欲許之。
隨會曰：「昔文公之與楚戰，城濮成王歸殺子玉，而文公

乃喜。今楚已敗我師，又誅其將，是助楚殺仇也，乃止。四
年，先穀以首計而敗晉軍河上，恐誅，乃奔翟，與翟謀伐
晉。晉覺，乃族穀，穀先軫子也。五年，伐鄭，為助楚故也。是
時，楚莊王彊，以挫晉兵河上也。六年，楚伐宋，宋來告急。
晉欲救之，伯宗謀曰：晉廷曰伯宗大夫「楚天方開之，不可當。」
乃使解揚給為救宋。服虔曰解揚晉大夫鄭人執與楚楚，厚賜，使
反其言。令宋急下。解揚給許之，卒致晉君言，楚欲殺之。
或諫，乃歸解揚。七年，晉使隨會滅赤狄。八年，使卻克於
齊。齊頃公毋從樓上觀而笑之，所以然者，卻克僂而魯

使蹇衛使眇。故齊亦令人如之。以導客。卻克怒歸。至河上。曰：不報齊者，河伯視之。至國，請君欲伐齊。景公問知其故，曰：子之怨安足，以煩國。弗聽。魏文子請老休，辟卻克。克執政九年，楚莊王卒，晉伐齊。齊使太子彊為質於晉。晉兵罷。十一年春，齊伐魯，取隆。索隱曰：劉六云：隆即龍也。魯地有隆山。又此年當魯成二年。經書：齊侯伐我北鄙。傳曰：圍龍。又鄒誕及別本作：侑字，侑當作鄒。文十二年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鄆即侑也。字變耳。地理志云：在東死縣東。魯告急，衛與魯皆因卻克告急於晉，乃使卻克克樂書，韓厥以兵車八百乘與魯衛共伐齊。夏，與頃公戰於鞏。地名傷困頃公，頃公乃與其右

易位，下取飲，以得脫去。齊師敗走，晉追比，至齊。頃公獻寶器以求平，不聽。卻克曰：必得蕭桐姪子為質。索隱曰：傳作叔子。齊使曰：蕭桐姪子，頃公母。頃公母猶晉君母，奈何必得之。不義，請復戰。晉乃許與平而去。楚申公巫臣盜夏姬，以奔晉。晉以巫臣為邢大夫。賈逵曰：邢晉邑。十二年冬，齊頃公如晉，欲上尊晉景公為王。景公讓不敢，晉始作六卿。賈逵曰：初作六軍，僭王也。韓厥、鞏、趙穿、荀息、趙括、趙旃皆為卿。索隱曰：騶音佳。諡文子也。智瑩自楚歸。十三年，魯成公朝晉，晉弗敬，魯怒去。倍晉，晉伐鄭，取汜。十四年，梁山崩。公羊傳曰：梁山，河上山。杜預曰：孔

史記卷之第... 世家九... 三十一... 四百三

在馮翊夏陽縣北也問伯宗伯宗以為不足怪也。徐廣曰年表云伯宗隱其人

其言十六年楚將子反怨巫臣滅其族巫臣怒遺子反書

曰必令子罷於奔命乃請使吳令其子為吳行人教吳

乘車用兵吳晉始通約伐楚十七年誅趙同趙括族滅

之韓厥曰趙衰趙盾之功豈可忘乎奈何絕祀乃復令

趙庶子武為趙後復與之邑十九年夏景公病立其太

子壽曼為君是為厲公後月餘景公卒厲公元年初立

欲和諸侯與秦桓公夾河而盟歸而秦倍盟與翟謀伐

晉三年使呂相讓秦賈逵曰只相管大夫因與諸侯伐秦至涇敗

秦於麻隧虜其將成差五年三郤讒伯宗殺之。賈逵曰郤

錡郤欒伯宗以好直諫得此禍國人以是不附厲公六

年春鄭倍晉與楚盟晉怒欒書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

諸侯乃發兵厲公自將五月渡河聞楚兵來救范文子

請公欲還郤至曰發兵誅逆見彊辟之無以令諸侯遂

與戰癸巳射中楚共王目楚兵敗於鄆陵。徐廣曰一作鄆

陵鄭之東南地也子反收餘兵拊循欲復戰晉患之共王召子

反其侍者豎陽穀進酒子反醉不能見王怒讓子反子

反死王遂引兵歸晉由此威諸侯欲以令天下求霸厲

公多外嬖姬歸欲盡去羣大夫而立諸姬兄弟寵姬凡
 曰胥童嘗與卻至有怨及欒書又怨卻至不用其計而
 遂敗楚左傳曰欒書欲待楚師退而擊之卻至云楚有六間不可失也乃使人間謝楚
 楚來詐厲公曰鄢陵之戰實至召楚欲作亂內子周立
 之會與國不具是以事不成厲公告欒書欒書曰其殆
 有矣願公試使人之周微考之果使卻至於周欒書又
 使公子周見卻至。卻至不知見賣也厲公驗之信然遂
 怨卻至欲殺之八年厲公獵與姬飲卻至殺豕奉進宦
 者奪之索隱曰宦者孟張卻至射殺宦者公怒曰季子欺予杜預

曰公反以為將誅三卻未發也。卻錡欲攻公曰我雖死
 卻至奪豕也。公亦病矣。卻至曰信不反君。智不害民。勇不作亂。失此
 三者誰與我。我死耳。十二月壬午。公令胥童以兵八百
 人襲攻殺三卻。胥童因以劫欒書中行偃于朝曰。不殺
 二子。患必及公。公曰。一旦殺三卿。寡人不忍。益也。對曰。
 人將忍君。杜預曰人謂書偃公弗聽。謝欒書等以誅卻氏罪。大
 夫復位。二子頓首曰。幸甚。幸甚。公使胥童為卿。閏月乙
 卯。厲公游匠驪氏。賈逵曰匠驪氏晉外嬖大夫在翼者欒書中行偃以其
 黨襲捕厲公。囚之。殺胥童而使人迎公子周。徐廣曰一作糾于

史記卷之第三十九

世家九

三十四

四百六

周而立之。是為悼公。悼公元年。正月庚申。樂書中行。偃

弒厲公。葬之。二傳曰葬之于以一乘車。社預曰言不以

葬車厲公囚六三死。死十日庚午。智罃迎公子周來。至

絳。刑雞與大夫盟而立之。是為悼公。辛巳。朝武宮。二月

乙酉。即位。悼公周者。其大父捷。晉襄公少子也。不得立。

號為栢叔。栢叔最愛。栢叔生惠伯。談。談生悼公。周之

立。年十四矣。悼公曰。大父。父皆不得立。而辟難於周。客

死焉。寡人自以踈遠。毋幾為君。索隱曰幾。一今大夫不

忘文襄之意。而惠立栢叔之後。賴宗廟大夫之靈。得奉

晉祀。豈敢不戰戰乎。大夫其亦佐寡人。於是遂不立者

七人。脩舊功。施德惠。收文公入時功臣。後秋伐鄭。鄭師

敗。遂至陳。三年。晉會諸侯。悼公問羣臣可用者。祁奚舉

解狐。解狐。奚之仇。復問舉其子。祁午。君子曰。祁奚可謂

不黨矣。外舉不隱仇。內舉不隱子。方會諸侯。悼公弟楊

干亂行。賈逵曰魏絳戮其僕。賈逵曰悼公怒。或諫公公

卒賢絳。任之政。使和戎。戎大親附。十一年。悼公曰。自吾

用魏絳。九合諸侯。服虔曰九合一謂會于戚二會城棗

于戲六會于相七成鄭虎牢八和戎。翟魏子之力也。賜

同盟于亳城北九會于蕭魚

之樂。三讓乃受之。冬。秦取我櫟。索隱曰音歷釋例云在河北地闕十四

年。晉使六卿率諸侯伐秦。度涇。大敗秦軍。至棫林而去。

十五年。悼公問治國於師曠。師曠曰。唯仁義為本。冬。悼

公卒。子平公處立。平公元年。伐齊。齊靈公與戰靡下。徐廣

曰靡一作歷。索隱曰劉氏靡音眉綺反。即靡笄也。齊師敗走。晏嬰曰。君亦毋勇。

何不止戰。遂去。晉追。遂圍臨菑。盡燒屠其郭中。東至膠

南至沂。齊皆城守。晉乃引兵歸。六年。魯襄公朝晉。晉欒

逞有罪。奔齊。八年。齊莊公微遣欒逞於曲沃。以兵隨之。

齊兵上太行。欒逞從曲沃中。反襲入絳。不戒。平公欲自

殺。范獻子止公。以其徒擊逞。逞敗。走曲沃。曲沃攻逞。逞

死。遂滅欒氏宗。逞者。欒書孫也。左傳逞作盈其入絳與魏氏

謀。齊莊公聞逞敗。乃還。取晉之朝歌。去。以報臨菑之役

也。十年。齊崔杼弑其君莊公。晉因齊亂。伐敗齊於高唐。

去。報太行之役也。十四年。吳延陵季子來使。與趙文子

韓宣子。魏獻子語曰。晉國之政。卒歸此三家矣。十九年。

齊使晏嬰如晉。與叔嚮語。叔嚮曰。晉李世也。公厚賦為

臺池。而不恤政。政在私門。其可久乎。晏子然之。二十二

年。伐燕。二十六年。平公卒。子昭公夷立。昭公六年。卒。六

卿彊公室卑。

索隱曰韓趙魏范中行及晉氏為六卿。後韓趙魏為三卿而分晉政故曰三晉。

頃公去疾立。頃公六年。周景王崩。王子爭立。晉六卿平

王室亂。立敬王。九年。魯季氏逐其君昭公。昭公居乾侯。

十一年。衛宋使使請晉納魯君。季平子私賂范獻子。獻

子受之。乃謂晉君曰。季氏無罪。不果入魯君。十二年。晉

之宗家祁僕孫叔嚮子相惡於君。六卿欲弱公室。乃遂

以法盡滅其族。而分其邑為十縣。各令其子為大夫。晉

益弱。六卿皆大。十四年。頃公卒。子定公午立。定公十

年。魯陽虎奔晉。趙鞅簡子舍之。十二年。孔子相魯。十五

年。趙鞅使邯鄲大夫午。不信。欲殺午。午與中行寅。范吉

射。親攻趙鞅。

索隱曰寅荀偃之孫射。音亦范獻子士鞅之子。鞅走保晉陽。定公

圍晉陽。荀櫟。韓不信。魏侈。與范中行為仇。乃移兵伐范

中行。范中行反。晉君擊之。敗范中行。范中行走朝歌。保

之。韓魏為趙鞅謝晉君。乃赦趙鞅復位。二十二年。晉敗

范中行氏。二子奔齊。二十年。定公與吳王夫差會黃池。

卒。長。趙鞅時從。卒。長。吳。三十一年。齊田常弒其君簡公。

而立簡公弟驁為平公。二十三年。孔子卒。三十七年。定

公卒。子出公鑿立。出公十七年。知伯與趙韓魏共分范

公卒。子出公鑿立。出公十七年。知伯與趙韓魏共分范

中行地以為邑。出公怒，告齊魯，欲以伐四卿。索隱曰：時趙魏韓共

滅范氏及中行氏而分其地。猶有智氏與三晉故云四卿。四卿恐，遂反攻出公。出公

奔齊，道死。故知伯乃立昭公。曾孫驕為晉君，是為哀公。

哀公，大父雍，晉昭公少子也。號為戴子。徐廣曰：世本作

子戴子。生忌，忌善知伯，早死。故知伯欲盡并晉，未敢乃

立忌子驕為君。當是時，晉國政皆決知伯。晉哀公不得

有所制。知伯遂有范、中行地，最彊。哀公四年，趙襄子、韓

康子、魏相子共殺知伯，盡并其地。十八年，哀公卒。子幽

公柳立。幽公之時，晉畏反，朝韓、魏、趙之君，獨有絳、曲沃。

餘皆入三晉。十五年，魏文侯初立。索隱曰：按紀年，魏文侯初立，在敬公十八年。

十八年，幽公淫婦人，夜竊出邑中，盜殺幽公。索隱曰：紀年云

夫人秦嘉，幽公於高寢之。魏文侯以兵誅晉亂，立幽公子止，是為

烈公。索隱曰：系本幽公，生烈成公，止人。年表云：魏誅幽公立其弟止也。烈公十九年，周

威烈王賜趙、韓、魏皆命為諸侯。二十七年，烈公卒。子孝

公頎立。孝公九年，魏武侯初立，襲邯鄲，不勝而去。十七

年，孝公卒。索隱曰：紀年云：桓公二十年，趙成侯、韓子靜共侯遷相公於屯，留已後更無晉事。

公俱酒立。索隱曰：系本云：靜公俱也。是歲，齊威王元年也。靜公二年，

魏武侯、韓哀侯、趙敬侯滅晉，後而三分其地。索隱曰：紀年云：魏武

侯以相公十九年卒韓哀侯趙敬侯並以相公十五年卒又趙系家列侯十六年與韓分晉封晉君端氏其後十年肅侯徙晉於屯留不同也靜公遷為家人晉絕不祀

大史公曰晉文公古所謂明君也亡居外十九年至困約及即位而行賞尚忘介子推况驕主乎靈公既弑其後成景致嚴至厲人刻人人懼誅禍作悼公以後日衰六卿專權故君道之御其臣下固不易哉

索隱述贊曰

天命叔虞 卒封於唐 桐圭既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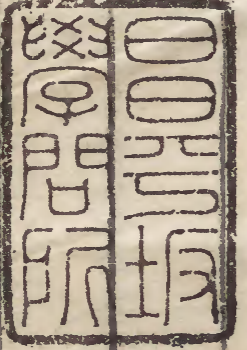
河汾是荒 文侯雖嗣 曲沃日彊

未知本末 祚傾相并 獻公昏惑

大子懼殃 重耳致霸 朝周河陽

靈既喪德 厲亦無防 四卿侵侮

晉祚遽亡



晉世家第九終

史記三十九 文化獎賞

